宋西事案

宋西事案目

二卷

歐陽修論永洛城事宜疏
張齊賢論陝西事宜疏
李繼和論守靈州事宜疏
王韶上制服河湟疏
蘇軾增修弓箭社條約疏

宋西事案目

宋西事案卷之二

海濱詢士漫輯

張方平上平戎十策疏

寶元元年張方平上平戎十策略曰項聞元昊猖獗敢犯邊吏出車遣戍頗煩昕旰臣竊投筆憤歎西望毛豎恨身在遐遠不得請纓闕下思效愚者之慮輒上平戎十策臣未嘗遊函潼之西故其山川地形風土人物不無闕略至於軍國機事臣以疎遠莫得詳知今所論著徒採歷

代史冊、兵謀地志、及所見朝廷施爲顯然之事、
臆度道聽、懼不精審、至有所得、或足以發乞召
兩府大臣、試於御前商確、或有一得上稱淸衷、
則於海嶽亦有涓塵之益也、所撰平戎十策謹
別錄實封附遞上進、

攻心

臣聞上兵伐謀、又曰攻心爲上、今元昊猖狂負
恩、且習我之舊、有輕我之志、而無備我之心、謂
我必不能長驅出塞、聲伐問罪也、臣謹按地志

麟府本銀勝之地去銀州三百里夏州五百里
其去興州封壤相接賊巢穴在興州中都實若
因鄉道渡河直趨五七日可到賊來入寇必自
延渭北還自救程途自倍若徒遣輕騎姑謀犯
邊清野深溝足挫其銳倘悉發其衆身來入寇
則中都守備勢當單寡誠能先以精兵屯布旁
河州郡至元昊犯塞之時爲奇兵自麟府路入
卷甲掩其巢穴使西邊城壘守險自固勿與之
戰元昊聞兵臨國正所必救事出慮表衆懷阻

懼數道伏擊潰敗可保且彼州父老我之遺人飲潼荷旃猶懷華土王師掩至可以恩信招徠則朔方之地庶復歸國伐其謀於已定攻其心於不測所謂出其不意掩其不備一舉破賊策之上也臣聞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志自國家失朔方棄靈武置戍內地控扼益慼專爲靜勝深戒生事然戎心貪戾益思蠶食今若屯兵邊郡坐糜餽廩來則自保去又不追費錢無功損威示弱計者若不厚姑息之使甘心而後止則

則臣恐邊鄙之虞未能撤警也、

收拾人心、正是攻心之第一義、

伐交

用兵之道、其次伐交、今元昊所恃爲交者、豈非北虜乎、臣聞元昊與虜通姻、援其事勢、必先要結、我與契丹通好三十餘年矣、自漢以來、夷夏之和、而能謹守信誓、如今之久者、未之有也、非惟懷我恩信、利我聘幣、抑嘗我盛德之世、無釁可乘、今其與我之和好也、在外、而其與戎人之

親睦也在內外雖我睦陰為我助此又不可不過慮也示我之有禮防彼之有辭此為事機不可失者臣願遣使一介齎書一通示之以元昊背義之由朝廷備禦之意其書曰夏州自德明以來受恩於國至於元昊綏撫彌隆今忽恣睢虧廢貢職蕃臣阻命法當致討如聞元昊連彼婚姻遽與問罪之師實損與國之好彼誠矜其狂易遣喻此情若元昊悔過改圖效誠請命則我為之寬宥待之如初誠元昊不稟訓辭居然

愎戾、違我二國之命、自恃獨天之强、則當明下

詔書、削其爵命、申勑守將、蕩滌鯨鯢、如此則我

與契丹、以元昊之故、益示敦睦之道、契丹於我、

雖元昊之姻、莫與間嫌之說、雖未能破彼之交、

而我之親鄰伐叛、兩有辭矣、

伐交而交不可伐、日後契丹尚以元昊輸

款邀功、況初發難時、言何容易

專勝

善用兵者、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

以十擊其一也則我衆而敵寡吾所與戰者約也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吾所與戰者寡矣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者也昔吳爲三軍而病楚隋以易戍而弊陳多方誤之用此算也今緣邊城壘縣接千里臣慮元昊分布兇黨間出討略示欲掩襲分我守備務以疲我而諸守將輕請濟師我備彼去正墮其計今鄜延環慶涇原諸路皆國家控制西陲置兵之根本也形勢影援足相首尾緣邊城壘于

兹倚重臣請諸境上州軍擇守將使脩築堡戍斥遠烽堠非時寇至姑使斂衆清野閉壘自保勿與輕接又元昊犯塞路皆荒磧地無水草齎糧而至假有攻圍勢不能久若賊亟來攻我則隨路發師設謀邀逐無輕動衆以損威重如此則不為多方之誤而取專勝之功矣

專勝二字大是可味惟專則自勝敵所備者多吾所與戰者寡即此便操勝人之勢

以夷狄攻夷狄

邈州大首領唃厮囉今吐蕃之遺種也自潘羅支殺繼遷而德明破滅六谷世爲讎怨今諸戎能爲元昊後患者惟洮涼爾比聞效順來獻戎捷朝廷撫納恩信亦厚此誠以夷狄攻夷狄之策也臣以爲馭戎夷之道不惟賞利懷誘亦在誠信要結今邈川界於西鄙感慕恩德納忠爲用常所贈賄恐未足以致其力倘於朝臣中擇一有機辯材謀之士銜命臨撫諭以國家眷遇之意凡元昊部族與洮河接境而我應援可及

者使自攻取之爲出偏師趨要害爲之掎角是令邈川自爲戰也或難臣曰元昊既弱邈川復强是元昊未破又生一秦矣臣曰不然今量邈川之衆固未能困元昊也我因其力而假之勢羌有貪利之心且爲我用足以牽持元昊之後分其備禦茲亦多算之一端也

收唃氏之用異日劉渙之使徒然有勞而無益則聯絡異類自當別有作用

安民

臣聞武有七德、先安民而後可以保大定功也。今聚師西陲、凡百調率應期趣辦、寔在關中、若百姓力屈、流亡騷動、則嘯聚草竊、不逞之民乘焉、語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搏、民窮斯爲盜矣、羣黨連結、展轉相雄、兹亦患起於甚微、釁生乎所忽、則朝廷之憂、不在邊防、而在四郊之內矣、伏惟陛下、深念兹哉、諸陝西將帥轉運使等、宜得識大體、明時務、周才之人充之、凡廢置之宜、弛斂之事、當循寬大無使躁急、陝西州縣長吏、悉

爲選擇，特降深詔，告諸守令，所聽民政，務從簡直，宿逋久負，一切除免，諸所科率，起自近年，有害於民者，悉且權罷，應徭役重色，破民產力者，使更張之，以便安百姓，關津山澤，使民小利者，與衆公共，以惠貧弱，上以布國家之德澤，下以裕編民之生路，以弭盜賊，以固根本，安民之要，此其大節，若其不先恤之而先困之，寇未至而民已疲，則是自取弊也，何保大定功之有哉

此堂堂正正之議

置兵根本

用軍決勝在乎統帥統帥不一、則威令不行、不相爲用非成功之勢也今環慶鄜延涇原等路、各有部分莫相統領臂指伸縮當從中御機宜、緩急勢不相及夫同舟而濟胡越一心利害背馳則爲路人矣臣伏覩唐氏制度方面重權不欲專授戎帥故命皇子弟爲元帥及節度大使、令自陝以西永興當咽喉之要大河之南褒漢之北滎陽之西輸餽供億此其都會臣愚竊以

爲大軍根本宜駐此地而置陝西處置招討使之名應鄜延環慶涇原諸路皆節度之其大使請自聖心選置留止都下使遙領之擇命大臣才望威略可任以重者爲副大使行大使事以永興爲治所以臨制諸路凡緣邊城戍要害控扼之處爲寇衝突或邀襲討逐當得鄰道相會合應援者聽其處置焉此則權用雖在外而柄鐏實在內輕重相持易以移改蓋馭將之要道也

大約根本之地、尤在中樞、

足食

關中雍州之域、厥田上上、昔秦鄭國引涇水注洛、三百餘里溉澙鹵之田、皆畝收一鍾、至漢白公、復引涇水注渭袤二百里、故關中號爲沃野千里、而無凶年、自漢唐之盛、此焉作都、非惟百二之固、抑資膏腴之利也、臣竊以爲西疆之事、宜聚重師於永興爲歸制根本之地、然今關中地有遺利、山陸險阻、飛輓爲艱、邊儲軍資、供須

勞敝、今誠能按兩渠之故迹豐衣食之本原、檢責經界、間置屯務、則不煩遠爲調發而足食矣、或難臣曰、昔唐氏都關中、肅代兵興、中外艱食禁軍乏餉、百姓至挼穗以供之、及劉晏領租庸轉運使、最遠食貨輕重之術、然徒能引江淮之粟以食秦人、豈二渠之利不興於爾時乎、臣對曰、昔在唐初、二渠所溉、猶萬餘頃、及承平漸久、事不務本、沃衍之地、占爲權豪觀游林苑、而水利分於池榭碾磑、以故上下天府之利、貽天下之

害故二渠難復於唐氏之時正爲建都於彼也今議復之又何憚焉

此卽是屯田之意理財正大之道舍此更無別法

豐財

夫兵事之大財用爲急豐財足用必有根本財用根本在乎三司比來邦費弊事積矣有司徒張空簿而國財糜散於姦游之手伏望選用材幹精力之吏通輕重之數明功利之術者覆寔

天下之金穀以入爲出以有餘補不足以會中外一歲經用之實則財賦之盈虛可預料矣爾又通其積滯權其贏縮使關市不乏貨物平準此理國行師之本也諸不急之務無益之作浮沉之費欺侵之弊精爲節度以集大計子曰足食足兵洪範八政先食貨而後賓師故知師旅大事財用爲懸也

可與足食合爲一條

備考

臣聞用兵之術、多方誤之、伏以東南糧運在於汴渠、比來重借民力、久不開濬、每歲霜寒水落、沉沙塡淤、遂至河底高於堤下民屋、至於黃河奔流湍瀉、亦全藉隄防之固、所謂築垣流水、今黃汴是也、自戎人卽叙、通其行商、憧憧往來、布於都市、其所通結、素無禁限、唐憲宗初討淮西、而姦臣王承宗李師道輩潛遣刺客暴害大臣、斷陵廟之戟、焚芻稾之聚、此亦慮外之事也、今黃河橫腹心之內、汴渠爲輸委之本、若姦人窺

視潛有決鑿汙瀦我良田損墊我邑屋阻絕我運路則是肘腋之下更生一役其汴渠黃河隄障益望擇勘幹吏密爲分地巡邏以譏察姦人書日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其此之謂矣

外敵戒嚴事事須有密酌防維不特在決隄一事而宋之都汴則所重在此

購募

竊聞元昊勇而好殺安忍無親背面之間必有讎敵可重行購賞以動其人有能得其首級者

舉元昊之爵位土疆授之而許以重師爲之援護戎人不義聞利必動則彭寵衰元於家奴符生殞命於近族事或有之矣

非善於用間者不能用牒葢間密而牒顯以間爲牒始不召侮外夷

張方平請罷陝西招討經略疏

日竊惟羌虜叛命王師致討分命重臣委之統帥故授夏竦陝西招討等使四路軍政實節制之空國事邊於茲三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

惟不來來必得志控要城寨殘傷無幾內屬蕃落驅略向盡鈍兵挫鋭財殫力屈去歲劉平石元孫之沒奪范雍節鉞今春任福之敗罷韓琦經略使中外皆謂朝廷威罰不舉責效太輕然猶薄示損懲徵塞物議安有權握大衆坐翫寇敵至於覆軍殺將虧國損威而曰我不預知是安用名爲統帥也昔自三代至於春秋列國凡起軍旅未有其國君不親預戎事者自漢至唐興兵舉衆未有元帥不身先士卒在於行陣者

後漢段熲征西羌二十餘年未嘗㝵寢訖平羌虜若將卒奮身許國發憤殄寇有如是之臣則陛下何憂焉事既乖失理須更張臣切聽輿人之議皆謂前後喪師非賊能敗我我自取敗爾何哉凡諸邊臣禀命招討司機宜事會不失之急卽失之緩勇者不得施其力智者不得專其謀又愛惡相攻異同相戾文檄矛楯人無適從且朝廷設此司所以使臂指相用首尾相救決衆謀于獨斷通四路爲一家近如鱗府之圍雖

非陝西疆域、然爲統帥、苟急國患、即未能請行赴救、猶須整師境上、助爲聲援、陛下旰食軫慮、遣勑使齎璽書督之、出偏師使遙牽賊後、逗遛立却、畢竟不奉命、至使賊如蹈無人之境、因以平豐州夷寧遠、麟州幾陷、今雖幸存、勢已孤絕、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一不動念、但恐涇原鄜延、即有警急、亦必不能如首尾之相爲救也、陛下曲全事體、乞還竦舊官、與之一郡、遂其自全之計、且精擇逐路守將、使人自爲攻、家自爲固、

量其邊勢配之兵力仍於永興益置重兵以爲軍路根本以爲人心鎮重春秋擇遣重臣出巡邊春則量禦備之力遷其軍馬入就倉牧命城將修治城塹完利器用以待防秋之政秋則閱其訓練之法蒐捕之術審官吏勞能以明升降之典按賦輿盈虛以通貨食之計以嚴其戰守但邊城能堅其守已足斃賊若將卒各盡其用自當有功伏願天衷垂納裁擇

中國之弱往往自取其敗成敵之强而機

宜緩急牽制之弊尤取敗之本

夏竦陳西事十策疏

寶元元年陝西經略安撫使夏竦陳邊事十策狀曰今月八日陝西安撫使天章閣待制龐籍等到府奉傳聖旨商量西鄙事宜者竊以繼遷一族本党項遺類居呼韓舊地東薄銀夏西至靈鹽南趣鄜延北抵豐會迤邐平下輻員千里太平興國中繼遷逃背嘯集萬騎屢寇朔方歲發兵夫送糧旱海邀險肆掠爲害不一至道初

特遣洛苑使白守榮等率重兵護糧四十餘萬遇寇浦洛河兵夫潰走自相蹈籍糧卒並沒守榮等僅以身免朝廷旰食關輔騷然太宗皇帝召宰臣議之呂端始欲發卒由麟府鄜延環慶三路趣平下襲其巢穴太宗難之且曰三道（早竟太宗之慮深遠）深入用甲卒幾萬何人爲將帥何人護輜重表裏砂磧何處會合須更熟籌不可輕舉是時邊患方深議者不已至秋遂命李繼隆出環州丁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張守恩

出麟州五路趣平下，竭內帑之國財罄關中之（分道出師其敗立見幸不遇敵猶爲幸也何者長驅穿虜其征）
民力，縱隆與丁罕合行十數日不見賊張守恩（勦內地不可同日而語在內地則可因粮于敵示戰于守而穿虜之地進無所）
見賊不擊，相繼引還王超范廷召至烏白池以（持則退無所歸分道遠出未有不敗）
諸將失期士卒困乏而回此際先臣隸於廷召
備見輕舉之害然是時繼遷當兄繼捧入朝之
後爲曹光實掩襲之餘遁逃之迹窮蹙可知涼
州潘羅支沙州曹延祿皆授朝廷節度使掎角
追討靈州河外大涼小涼河西北臧才等數十
大蕃族皆有讎怨願助國討除尚有累歲積年

不能撲滅、太宗又問宰臣曰、卿等莫別有擘畫、當時宰臣但錯愕莫之能對、太宗亦不悅、久之先皇帝即位、鑒追討之弊、慜關輔之勞、唯戒疆吏謹烽堠、嚴卒乘、來即驅逐、去勿追捕、嘗出陝地圖。自指山川堡塞、示宰臣。令移兵簡費。又以涇原地最要害。屯兵且衆。命增置鈐轄都監。以備奔軼。此實先帝之聖斷遠圖也、然拓拔之境、自靈武陷沒之後、銀綏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聚中原祿賜、略有河外、役屬小蕃、德明、元昊久

相繼襲貿易華戎据剝財用拓地千餘里積貨數十年較之繼遷勢已相萬其於妄作名器僭製車輿姱咤旃廬跳梁沙幕亦有日矣朝廷付以犬羊置而不問匃豢過飽猖獗遽彰所宜誅夷以塞公議然而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昔兵家皆欲先勝後戰則舉無遺策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事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勇怯可知也以輿國習戰之師方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

指陳青事如掌誰謂吳公韜略乎然持重之什見無奇

還〔策策虜之計必須當局乃肯心折〕逃伏平下。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則軍行三十里。自齎糗。則不能支久。須載芻粟。則難於援送。師行賊境。利於速戰。倘進則賊避其鋒。退則賊躡其後。晝設奇伏。夜撓營柵。師老糧少。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渡大河。既無長舟巨艦。則須浮囊挽綆。〔巢穴亦安得逞遠若夏人肯拱手而待宋師之至則不爲元昊矣〕苟賊列寨河上以逸待勞。我師半渡。左右來攻。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輕議追討者。是謂無策。若繕完壁壘。修利器械。約

東將佐、控扼險隘、但輒過於歲月、不預計於勝負、是今之常制也、則慮體分勢異、衆力不齊、曠日持久、軍食難繼、事不先定、則有後憂、若威以文誥、格以干羽、勝決帷幄、師行袵席、必有成筭、係於前籌、此非臣之可及也、臣今但有十策十事、列上如左

一今之關塞、延安險阻、泰州地遠、易爲控扼、所最憂者、涇原、次則環慶、涇原莫急於慶州、戎人狡猾、必不肯舍平易而趨險隘、此

敵情之易料也、古之用兵、皆擇其精銳先當矢石、謂之握奇跳蕩、是爲奇兵、其次疲軟、則以守城壁、近年之弊、强弱兼用、强爲弱累、戰多無功、

此排最盡用兵之弊以弱累强負致奔潰非獨無功而已

又中國長技、莫先强弩、近年之弊、恭以他兵、不能專用己長、攻彼之短、今若令涇原環慶兩路、各於土兵禁兵或弓箭手內、擇弓刀槍槊手三二千、副之、涇原令高繼嵩張亢主之、環慶令劉平趙振主之、日夕訓練、常如寇至、如有警急、則

自涇原界至環慶路橫絕邊徼數百里間。往來交擊互爲首尾傳矢持滿俟中而發（首尾呼應發一時有十萬矢不知備與）一發萬矢三得一中則十萬之矢以殪三萬餘人羌胡氈毳不易支也（百里障蔽古來有此陣法云）仍乞立爲强弩指揮特升兵額稍增月給以震軍聲以壯士心但恐賊界聞此有謀必不敢容易窺塞其偏裨將校道路壁塞並委劉平等臨時選擇處當此實制勝之大端也

一緣邊熟戶號爲藩籬除延州李金明胡繼

誇二族與賊世讎受國厚恩勢必向漢自餘熟户如二族者十無一二羌戎之性貪利畏威若不結以恩信懼以威武而欲倉卒驅之禦敵漢强則助漢賊盛則助賊必

有然之論

矣其明珠滅藏等族又納質賊境居既首鼠戰必倒戈元昊窺見此隙所以勾招打虜脅以鋒鏑誘以貨財國家非不知其若此所宜速見良畫深破賊計及早羈束以固藩籬此西陲之急務也

三甘凉首領、河西大族、繼遷賜爵之後、德明承襲已來、仰恃國威、吞噬略盡、回鶻吐渾去朝廷地遠、難收其効、惟有吐蕃與賊世讎、唃廝囉住宗哥、對賊巢穴、蝦碗來劉心據賊上游、臣累奏乞詔唃廝囉進討破賊之日、許以西平之封、授二子靈夏節制、又乞遣使劉心、撫存蝦碗、令父子協和、共力破賊、未奉回旨、竊慮議者以為元昊既破、地入吐蕃、則唃廝囉勢大、復生一敵、此議

引虎狼殺人人許對面損身後更得其擊根本

乃計之不熟者也平下逆黨悉習於劫掠吐蕃

是一法然是亦何說易引也人情過計類多若此

雖衆兵技不敵但欲使丑牽賊勢未必能盡

平狡穴若此際不收實效而徇空言非國家

之利也先朝潘羅支充靈州西面都巡檢使

尚欲蠻夷相攻逆制遷罪況今厮囉向化父

子受官不於此時遂其忠憤差之毫釐深可

惜也若前議得行必恐昊賊未敢輕離巢窟

四陝西四路兵甲不少但地有險易路有遠近

寨柵有多少軍卒有勇怯只勿防處合減兵難

守處當增兵兵之增減即須察其險易量其遠近計其城寨均其勇怯使各盡其宜朝廷去邊𨺗遠但因逐路所乞差發士卒所以臣前後累奏乞均勻加兵今來伏蒙朝旨許令那移駐泊尚慮邊臣占恡（勢所必至）那兵鮮克公共方今西鄙唯涇原環慶最須備禦其兩路犬牙相入烽燧相望分之則勢孤併之則勢大物理之常也欲乞劉平罷鄜延安撫兼涇原總管所貴表裏相助首尾相應張大軍勢壯勵

士心亦防邊之最要害也
五設使元昊謀犯邊境量其事勢豈能四路
俱來必是擇一平易分路併兵衝突其餘
邊界即分三二千騎往來出沒牽制我師
此賊計之可前料者也今來沿邊兵馬總
而計之數亦不少若各分路分則不足互
相策應則最近者雖朝旨許令互相照應
切恐緩急邊臣執守文義不肯分兵相援
欲乞朝廷詳酌特降指揮有賊馬犯邊令

四路互相關報、分兵策應、鄜延可以策環慶、秦隴可以策涇原、若此則沿邊勢合、軍（策應是禦備第一事）聲大振、是計倘行、固足以預制狂賊也、

六元昊旅拒以來、陝西加兵、所費糧餉不少、尚賴累年關輔大稔、易為置計、今夏稍旱、二麥薄熟、粟豆苗晚、秋成未克、設使元昊復稱臣納款、沿邊亦未敢班師、若宿兵塞上、邊稼不豐、持久之謀、未知安在、所以臣前奏乞令陝西諸州、各招置神虎保捷等

軍、各一兩指揮、令逐州訓練精熟、却乞那移關東軍馬歸回、有急警則令逐州量留士卒外、並勾赴邊臣、一則關中土兵勁悍、耐于馳騁、（減餉必至撤兵撤兵則何以防守何以禦亂此處更須周悉乃得、）二則減省沿邊芻粟、三則可為悠久之計

七、關右沿邊舊俗、輕悍喜為寇賊、山林深阻、難為捜捕、加以近邊蕃戶、以藏盜為業、若（此者在防虜、之尤）虜犯邊、人情恐動、或飛輓稍頻、丁夫逃潰、互相扇搖、聚而為盜、關中官司不可不預

爲之計也咸平中陝西轉運司曾抄點保
毅軍六萬八千餘人防城備邊今來西陲
安靜多年若據行此法則恐人戶驚擾別
生寇劇前奏乞添置弓手三兩倍又乞置
壯丁獵戶緩急可以防守城壁把截要害
(壯丁獵戶未可以防守城壁否)
却那得正兵出入野戰此實今之寓令也
朝廷檢詳前奏早賜行下付臣當司差官
添置候賊平日卽却罷遣一則不費供饋
坐獲其用二則不動羣情易爲辦集比點

保毅軍及抄弓箭手利害相萬也、

八沿邊小寨多是曹瑋建置常時禦備饑賫、防過遁逃似有小利羌戎入寇則難于處、當分兵固守則州郡勢危守禦不定則所此論甚切要是防禦之失畜芻粟繇爲寇根又遠近傳聞亦是亡一城寨滋益賊氣且損軍聲欲乞宣旨沿邊總管司勘會小寨有兵少糧多不係要害、先支沿邊等巡檢軍馬就食盡糧草所有、小寨逐月廩給却令就大寨旋請如有大

段警急勢必難敵、則令併小寨士卒入大
(併小寨入大寨)
寨把隘相殺一則免資寇盗二則併得兵
(此不易之論)
力于要衝之處以衞奔衝
九方令備邊之計最宜積穀故趙充國云糴
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況關輔稅租
(儲三百萬斛穀而羌人不敢動此亦就充國所言耳若供軍如此)
有限歲時豐儉難常若卒調兵食急賦橫
(至愛之而生淵念今命之以後民所謂藉寇兵而資盗糧者也其)
斂則秦民輕悍咨怨易興此不可不預計
(謂之何)
也近者有詔入粟拜爵須是巨富之民方
能佐縣官之急欲望朝廷詔關中州縣有

犯過誤連累之罪情願收贖者許令召保
于沿邊諸郡入粟贖罪每銅一斤准粟五
斗良民救患何止樂輸諒不踰年塞下之
粟必稍充美寬宥過誤全民膚體足以上
副陛下至仁之德又慮議者以爲國家全
盛之際不當貨刑示弱此議亦思之未切
也且爵者名器尚許拜投若寬刑赦過得
粟便民比之拜爵此爲優矣
十候教習勁弩指揮招至士兵添差弓手各

有次序郎乞委自當司差官揀選沿邊冗兵于近裏州軍及減騎軍回關東仍省沿邊閑冗吏員仍乞指揮諸路總管司臣寮今後每事遵稟安撫司指揮不得怯懦自謀妄說事理聞奏上惑朝聽如有寇賊奔衝並須出兵守險持重伺便痛行殺戮不得按城縱寇放過賊馬令入他處如違以軍法處分如此令行下則邊防畏懦之臣預謀戰鬭不敢只作守城自全之計

蔡公正論讀論之多舉任事之材耳

夏竦所陳十事、盡自得竅得情、不失禦虜機宜、安得以人廢言、但至于身臨成敗得失之際、便多徘徊顧慮、所以竟無建立、若其行邊、乃携侍姬軍中、幾至釀變、英公功名人也、恐不宜作此劣狀、

劉平請選用酋豪守邊疏

寶元二年、劉平為延鄜環慶路副部署、乞選用酋豪各守邊郡、疏曰、太祖掃清天下、謂唐末諸侯、跋扈難制、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使以

下第其俸祿、或四方有急、則領王師行討、事已
兵歸宿衛、將還本鎮、雖無長策、然當時大臣、不
能遠計、亦以朔方李彝興靈武馮繼業移于內地、
自此靈夏漸微、中國命將出守、發兵出屯千里
就粮遠近搔擾、十年之中、兵民交困、靈武既失
守、趙德明以僻守一隅、且懼問罪、亟馳驛奏願
修藩臣、朝廷姑務惜民、即以靈夏兩鎮授之、德
明潛治甲兵、日滋邊患、當時若止棄靈夏綏銀
四州、限山爲限、使德明遠遁漠北、則無今日之

患既以山界蕃漢人戶并授之而鄜延環慶涇原秦隴歲宿兵數萬今元昊僭逆恣行殺害衆叛親離復與唃厮囉相持已久結隙方深此乃天亡之時臣聞寇不可玩敵不可縱或元昊一旦爲人殺戮酋豪代之與唃厮囉通和約契丹若如平所料是天之祐宋也西北之憂正是可測止爲元昊天助兇人耳相爲表裏則西北之憂未可測矣若以鄜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軍馬分爲兩道益以蕃漢弓箭手步騎得精兵二十萬比元昊之衆三倍居多乘人心離散與唃厮囉立敵之時沿邊州軍

轉徙糧草、二百餘里、不出一月、可坐致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授以職名、給衣祿金帛、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次第封之、以土人補將校勇者貪于祿富者安于家不期月而人心自定或授唃厮囉以靈武軍節度使西平王、使逼元昊河北族帳、復出鄜延石州蕃步騎攻西河部族、以厚賞招其酋帥、其衆離貳、則大軍進討、以所得城邑而封之元昊不過竄身河外、一窮寇爾、今元昊倚山界洪宥等州蕃部爲肘腋、以其

勁勇而喜戰鬭、若失之、是斷其左右臂、靈夏綏
銀、不產五穀、蕃部馳騁、不習山界道路、每歲供
給資糧以贍之、若收洪宥、限以山界、憑高據險、
下瞰沙漠、各列保障、量以戍兵鎭守、此天險也、
彼靈夏綏銀、千里黃沙、本非華土、往年調發遠
戍、老師費財、官私疲弊、以致小醜昌熾、此謀之
不臧也、或朝廷貸元昊之罪、更示含容、宿兵轉
多、經費尤甚、恐北狄謂朝廷養兵百萬、不能制
一小戎、有輕中國之心、然亦須議守禦之長計、

或元昊潛與契丹結爲援以張其勢則安能滅西兵以應河北譬如一身二疾不可並治必重者爲先輕者爲後也請召夏竦范雍與兩府大臣議定攻守之策令邊臣遵守

德明兩鎮之援固是朝廷失計然招集土豪授以職名亦須有一段聯絡呼應之畧乃可駕馭而使之爲用惟是元昊與唃厮囉相持之時正宋人乘隙攻瑕之日失此急着後便犯手矣

封嘝氏而敵元昊人人皆知之然嘝氏果能敵元昊否以夷攻夷而即以夷地封夷人中國之策甚得但羈縻之地計不能守即不與夷地將焉往正恐夷人亦能解事轉歎中國之愚耳

陳執中論西夏事宜疏

康定元年同知樞密院事陳執中論西邊事宜上奏曰臣伏見元昊乘天下久不用兵而竊發西陲以游兵而困勁卒用甘言而悅守臣一旦違犯亭

障、延安幾至不保、范雍納讒詐之說、失於嚴戒、
劉平任輕躁之心、喪其所部、上下分擾、遠近駭
驚、自金明李自彥族破、而沿邊藩籬大壞、塞明
至金明二百里、須列修三城、每城屯精卒千人、
招土民爲弓箭手、寇大至則入保城壘、小至則
自可驅逐、每城選閤門祇候以上寨主都監、別
以諸司使爲蘆關一路都巡檢、以塡士彬之闕、
仍以兵二千人爲三塞之援、使上下應援、左右
相顧、爲不可攻之勢、並邊熟羌、久居漢地、未嘗

逃徙者委邊臣撫存之潛通賊謀反覆者破逐之至於新附黠羌尤爲難信議者欲結西域諸國爲天兵之援且戎狄貪而無親勝不相下恐徒耗金帛而終誤指縱涇原康奴滅臧大蟲嵬數族久居內地常有翻覆之情更瞻氈以沿邊巡檢彼既不孝於父安肯納忠於國若交兵之此語固然際與賊互出首尾則疆場之憂百倍於前邊兵但皮膚之傷傷而不已必及腹心況非皮膚者乎據邊者吠不可爲此等語小屈皮膚之傷也民力既窮腹心之疾也凡軍須一出於民夫運而妻供父挽而子荷道路愁

歎井落空虛今復徧修城池欲如河北之制及夏須成使神運之猶未及況民力乎當四路用兵之郊列城禦寇之地騎不並轡車不方軌唯涇州鎮戎軍似少平易若不責外守而勞內營誠取笑狂童未為上策大役既興春種不入食竭必亡力竭必亂嘯聚千百惡黨相從小則掠道路大則攻縣鎮賊兵外擾羣盜內侵臣恐宵旰之憂不在於一方矣請且修沿邊城池其次邊如延州之鄜同環慶之邠寧不過五七處量

爲營茸則科率既減民力稍蘇仍須增土兵漸減騎兵蓋土兵增則守禦有備騎卒減則轉餉可蠲優爵秩之科以誘兼幷寬茶鹽之法以邀入中靜守以驕其心畜銳以挫其鋒更須主張將臣使横議不及則忠臣得以盡節虎士得以亡生也

撫羌夷而恤民力自合如此防邊之無奇策所從來久矣

范仲淹乞嚴邊城實關內疏

康定元年、仲淹爲陜西都轉運使、乞嚴邊城寔關內、上疏曰、臣聞兵家之用、在先觀虛寔之勢、寔則避之、虛則攻之、今之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二三分、若昊賊知我虛寔、必先脅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沿邊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爲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西則邠州鳳翔爲環慶儀渭之聲援、北則同

州河中府、陜郿延之要害。東則陜府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爲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三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售。如北兵既困窮但其緣邊之將○何以保其必無離叛之○事二三年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切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累歲、終未收復、緣

大軍之行、粮車甲乘、動彌百里、虜騎輕捷、邀擊前後、乘風揚沙、一日數戰、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沙漠無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況今承平歲久、中且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保難制之勝、臣以爲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唐漢之時能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與之以賦稅、而不求速效。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討、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司之責、觀變乘勝、如

（此古人成功之易。）

李牧之守邊可謂善破虜矣惟陛下深計而緩圖之

實關內使無虛可乘此老成持重之見然實最不易言必處處隄防事事周密乃可言實不然則一城瑕百城皆瑕矣

韓琦陳用兵練卒疏

康定元年韓琦以樞密直學士爲陝西經畧安撫副使同管勾都總管事公事因陳用兵練卒之策曰沿邊總管鈐轄下指揮使臣甚衆每禦

敵皆臨時分領兵馬而不經訓練服習將未知惟士卒與將帥相親與皆生欲令生死呼吸之間齊為一体此可以臨時分領而用之哉士之勇怯士未服將之威惠以是數致敗衂雖諸班中選武藝優者為寨主監押然拘于一城未能各適其用欲下陝西都總管司擇所試增人鄜延路十五員環慶涇原秦鳳路各十員為逐路教押軍隊分逐州禁軍各令主之以士卒所習精粗禦敵勝負重行賞罰如此則兵之勇懦者得以悉諳又有賞罰驅之必各思奮身復免主將爭占精兵專為巳衛也自古臨敵取勝

必有奇兵若併力出攻則所向皆潰今兵卒非無驍果膽力出於儕數緣分在逐指揮每指揮不過三二十人與中常之兵混而為一禦敵之際勢分力寡多為懦卒所累雖欲挺身奮擊其可得乎欲乞委官與范仲淹龐籍等分路於屯駐駐泊并本土廂禁軍內選馬上使鎗刀檐槊鐵鞭鐵簡棍棒勇力過人者為平羌指揮以五百為額其衣[illegible][illegible]龍衛而在驍捷之上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各置兩指揮本路土兵一指

揮、屯駐駐泊兵士一指揮、鄜延路屯延州鄜州、環慶路屯環州慶州、涇原路屯涇州鎮戎軍、秦鳳路屯秦州、若巳請龍衛巳上請受者、即以為節級、若後來闕人、即選試殿前馬步軍司龍衛以下諸指揮武藝有勇力者補填之、本路土兵、止選於就粮指揮、其選中屯駐駐泊兵士、聽三年以代、仍令諸州軍揭榜以募、投平羌者、送經畧司揀試、給禁軍例物外、別給錢十千、絹十疋、無馬者幷馬者給之、詔從之、

兵貴于精、精在訓練、所患强弱溷雜、臨敵以弱累强、此弊善用兵者所宜深講、

韓琦請鄜慶渭三路添兵疏

康定元年、疏曰、臣三數年來、將命奔走、未甞寧居、自赴陝西、纔踰年歲、兩趨窮塞、皆會賊至、既不能親冐矢石、應機制變、而但激厲將卒、申明賞罸、以晝繼夜、實忘寢食、所期立分寸之效、以報陛下委用之意、不幸天未助順、諸將自用、而有山外之敗、卒被明譴、志不克遂、然尚有討慮、

豈敢以釋去重責偷安循默猶冀陛下亦不以
臣一失驅策棄而不用竊以西賊叛命以來言
邊事者蓋以萬計皆人持所見獻忠于上而朝
廷廣務聽納纖悉必行其閒大抵欲保疆守境
愛民省用者多矣所謂保疆守境者則曰賊衆
我寡不可較力但來則收民閉壘示以持重郊
野之外不暇救也殊不知承平以來沿邊與次
邊之民日以繁盛所居必近田畝有蓄積室廬
之便樂土重遷自去年九月賊犯鎮戎軍之後

經畧司專差籠竿城監押馬爲美勸誘山外之民入居城寨而競賂爲美終不移徙臣博詢其故則曰今細民一家大率數口耕穫之時老幼皆須在野至于伐薪汲水悉便其用旣令入保城寨不惟無所舉止兼薪水以來亦須市買以此自在田野賊來方始逃避或則全家被虜又自慶環抵於涇原沿邊熟戶數踰十萬自來以官軍勢弱不能保全皆有去就之意竊意若以見屯之兵爲保境之計則虜歲月之間邊民苦

其屠掠。盡徙內地。諸族熟戶。皆與賊合。沿邊城寨數百里外田野一空。惟存孤壘。則歲計粮草。何從而出。以分散之卒。禦專一之兵。未知何時。可息茲患。賊既知無後患。則乘勝深入關輔。根本能不搖乎。所謂愛民省用者。則曰民為邦本。不可重困。沿邊戍卒。漸可裁減。若但守禦。不必兵多。則可以省科斂之煩。轉餉之苦矣。殊不知賊勢未弭。邊害滋大。日朘月削。所傷益多。斯皆利於近而局於遠。顧其小而遺其大。若為國家

長久之策則不然夫以祖宗之德業陛下之仁聖天下之事力而使小羌常遂併兵之一策不敢與較但爲彼衆我寡而爲蹙境棄民之計豈不惜哉臣所以盡忠憂國豈忍隱而不言今鄜延涇原環慶三路除駐劄防守兵馬之外可以各那一萬人聚于鄜慶渭三州令臣爲陛下計者莫若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抜用有勇略將帥三員統領訓練預先分定部曲遠設斥堠於春秋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賊來

則會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是點集之際出三州已整之兵潛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或招其種落或更築壘拓地廣招羌人別立經制以助正軍熟戸有助賊者即會兵密行破蕩諸族見此事勢自然無去就之意漸可驅使既不敢為亂則可以嚴青鹽粟帛之禁勿使與賊交通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以金帛賜逐路帥臣使行間覘賊則動靜先知遇盛暑那兵次邊就食糧草如此

則三二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誠暫勞永逸之長算也或曰益兵數多豈可驟然招置臣謂揀刺土民自有祖宗舊法在行與不行耳果行之又何難哉且土兵旣壯則沿邊拱聖龍衛雲武神騎及神衛龍騎等軍應係創團東兵漸可代還以實京師爲强幹弱枝之固則內外安矣

魏公之欲添兵非徒聚而糜餉大端分佈要害而又止揀刺土民以益□兵則名雖增而實省矣

范仲淹論夏賊未宜進討疏

慶曆元年、仲淹爲陝西安撫副使、知延州、論夏賊未宜進討疏曰、臣聞昨賊界投來山遇、嘗在兩界掌兵、言其精兵纔及八萬、餘皆老弱不任戰鬭、始賊衆深入、蓋爲官軍以分地自守、旣不能獨禦賊鋒、又不能併力掩殺、彼得其便、繼爲邊患、其擄刼生口牛羊、亦不曾追奪、故安然往來、如踏無人之境、今延東路、合隄防一處、已令朱吉與東路巡檢、駐軍延安寨、其西路亦委王

信張建侯狄青王世寧在保安軍每日訓練及令西路巡檢劉政在德靑寨張宗武在政縣寨令分布兵馬候賊奔衝放令入界會合掩擊若數路並入且併衆力禦賊或破得一處即便邀擊別路其環慶路已遣通判馬端往報總管司令一如鄜延路設備如此則可以乘勝而破賊也今須令正月內起事則軍馬糧草動踰萬計入山川險阻之地塞外雨雪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多况鄜延路已有會合次第不患賊

先至也賊界春暖則馬瘦人饑其勢則易制反可擾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大獲亦不至有他虞自劉平陷沒之後修城壘運兵甲積粮草移士馬大爲攻守全勝之策非爲小利而動如重兵輕舉萬一有失將何繼之則必關朝廷安危之憂非止邊患之謂也苟自今賊至不擊是臣之罪也今鄜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頗相接近願朝廷廣天地包荒之量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但未行討伐容臣示

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如先行攻掠、恐未能擒其聚落、如白豹之功、官軍既退、戎類復居、狠心重報、增其怨毒、邊患愈滋、無時敢暇、若大將屢動、不立大功、必為戎狄所輕、臣又近召張元到延州熟議、亦稱願與戎人相見于界上、臣所以乞存此一路者、一則懼春初盛寒、士氣愈怯、二則恐隔絕情意、偃兵未期、若施臣之鄙計、

既歲月無效復取綏宥二州文正于是

恐是平定之一端、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

此亦為休西師矣

宥二州、擇其要害而舉之、屯田營田、作持久之

計如此則横山一帶番漢人戸去賊昊相遠懼漢兵威迫可以招降或即奔竄則是去西賊之一臂拓疆制寇無輕舉之失也

希文之意只以招納爲主而隄防虜寇亦自精密

范仲淹上攻守二策疏

仲淹攺知慶州上攻守之策疏曰臣竊觀西事以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行進討以期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全盛絕

漠風沙、迷失南北、饋運輜重、動有抄掠、賊之巢穴、复阻河外、非奇將不能襲至、若寇邊常併兵來擾、一路每有朝旨、令入界牽制、其如將帥方略非有素定、茫然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虛弱之（勿中邊將之情）處以剽竊爲功、既不能大振兵威、又不能少分賊勢、此進討牽制之無效也、或曰宜用守策、來則禦之、去則勿逐、臣觀今之守邊、多非土兵、不樂久戍、又無營田、必須遠饋、久戍則軍情危殆、（邊事之難二端）遠饋則民力將竭、歲月綿久、恐生他患、此守禦（盡之）

之末策也、臣荷國重寄、曾無寸勞、夙夜營營、思有所補、而才疎迂昧、終無建明、今採邊人而成末議、固不能謂其可用、亦不敢望其必行、在朝廷以衆議參之、擇其可否、如無所取、乞賜寢罷、

議攻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切見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延州慶州經過道路、使兵勢不交、策應于遠、自來雖曾攻取、無招降之意、據守

之謀、漢兵纔回、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
朝廷必令牽制、取可攻之地、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鄜延路步兵一萬二千、騎兵三千、涇原路步兵九千、騎兵一千、環慶自選馬步一萬、除官軍外、蕃兵更可十八千人軍行入界、當先布其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以殲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爲城寨以据其地、如舊城以險而增修、非守地則別擇要害之處以錢召帶甲之兵、熟戶強壯、兼其土役、昨奉朝旨、令修緣邊城寨、臣以兵方稽事、將係官閑雜

并勸令近土人戶以雇夫錢散與助土兵士俟食錢其帶甲兵士。翕然情願諸寨並以畢功

城寨堅牢，當留土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范全、趙明以安撫之。范全令爲麒麟副使慶州北都巡檢趙明令爲東頭供奉官柔遠寨都巡檢使必嚴其戒曰：賊大至，明斥堠，召援兵。金湯東去德靖寨四十里西去東谷縣六十里西南柔遠寨八十里白豹西夫柔遠寨十里南去慶州一百五十里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路軍馬，易爲應援。所用主兵官員、使臣、勇夫，身必

者、居其前、王信狄青劉極范全劉貽孫張建侯可用策應者、居其如此凡人乃得次、任守王信逵王文王遇張宗武譚加震王守恩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于前隊、張信張忠郭逵張懷忠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周美張燦李緯楊郇劉廉滸張繼勳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三冬三夏、大破諸羌、又觀唐馬燧引戰車、行則帶甲兵、止則爲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臣以此路山坡、大車難進、常用小車二十兩、銀絹錢二十萬、以賞有功將吏、及歸降蕃部、并就糴芻糧、亦稍足用、其

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胡盧泉一帶蕃部與明珠滅臧相接阻環州鎮戎經過道路明珠滅臧之居北接戎羅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在銀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却西渡黃河倒來麟府策應蓋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經過道路已上三路內麟府一路臣不曾到彼更乞下本處訪問及畫圖即見山川道路次第也如此處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爲據守之策比之朝去暮還此稍爲便穩

議守

臣觀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食祿、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可遠戍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庫縑、春冬之衣、鞋饋輸滿道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乏。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于夷狄也。臣謂戎虜縱

○中○原○積○兵○之○憂○異○于○夷○狄○蓋○夷狄攻戰之外

縣賦歛而中國賦歛之外有攻戰則安得不藉餘

降城垣鎮守、當務經遠、古豈無謀、臣觀漢趙充

以聚兵而又安得不聚兵以康附手故營田之說

古來名將用兵更莫踰此但非急則治標之意可

國與屯田、大獲地利、遂服先零、魏武于征伐之中、令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不甚勞、大功克就、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地之毛、寔役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歎、臣昨在延州、見青澗城种世衡言、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圖營田據畝

定課兵獲羨餘中糴于官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徙家寨下重田利習地勢顧父母妻子而堅其守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矣（少田處許蕃部進荒田以還資酧換或量給與之田價）儻朝廷許行此道則委臣與擇官員約古之議酌今之宜行于邊陲庶幾守愈久而備愈克雖夷狄時為邊患不能困我中國此臣所以言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為守制也

議攻則明賞罰、議守則營屯田、雖屬老生之常談、然希文計畫之周、皆以身履其地、故易而可循、詳而可久、前賢作用不爲奇特、相只合如此、

龐籍詳定仲淹攻守之策疏

仲淹既上攻守之策、甞龐籍知延州、仁宗詔令詳定、因奏曰、臣近奏詔詳范仲淹所上攻守之策、及仲淹近遣本州推官張問至、具述延慶之間合力出兵之謀、臣竊爲虜衆之舉、齎粮不過

況此則宋之城守大能堅持矣得辦者宋

十日而利於速戰短於攻城彼攻我城則常多

人之弱

殺傷我速與戰則屢成對峙若諸砦有樓櫓矢石芻糧水泉之具即委之使攻旣齋無久糧野無所掠就使十日不退我以重兵乘之覩壘而動誠得全師禦戎之體萬一宅路力不能支須至用仲淹之策然由德靖出師路沿河洛涉春泥濘步騎難進若久留賊界人心多搖川谷之險皆可以邀擊我軍意外之慮恐不能盡如預筭或寇深入患大亦不免與仲淹合謀而入擇

地而攻也、仲淹所陳守用土兵則安、東兵則危
今土兵之數無多、而難於招募、東兵亦未可去
也、且當撫馴訓練、與營田減冗費、爲持久寬兵
之計、賊來則力禦之、有隙則間之、以俟其弊、且
西羌之俗、歲時以耕爲事、畧與漢同、近年屢有
點集、人多失業、每入寇邊郡、計其掠獲、僅足償
所費、入尚不多、若堅壁清野、使無所得、則勢必
益窮、心必益怨、歲月之間、釁變必生、心危勢動、
然後招納之策、始可行焉、仰料朝廷固不吝財

貨以安方隅但深思極慮事體有大於此者

亦只就希文之說稍爲調停殊無痛痒毋

着

張亢知鄜州論西事疏

忠州刺史知鄜州張亢上疏曰舊制諸路總管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餘官雖高止不過一路總管鈐轄不預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亦不減十員皆兼本路分事不相統制凡有議論互報不同又涇原一路自總管鈐轄都

監巡檢、及城砦所部、六十餘所、兵多者數千人、少者才千人、兵勢既分、不足以當大敵、若敵以萬人爲二十隊、多張聲勢、以綴我軍、後以三五萬人大入奔突、則何以支、又比來主將與軍伍移易不定、人馬强弱、配屬未均、今涇原正兵五萬、弓箭手、二萬、鄜延正兵不減六七萬、若能預爲團結、明定節制、迭爲應援、以逸待勞、則烏合飢餧之衆、豈能窺我淺深乎、請下韓琦范仲淹分按逐路、以馬步軍八千以上至萬人擇才位

兼高者爲總領其下分爲三將、一爲前鋒、一爲
策前鋒、一爲後隊每將以使臣忠佐三兩人分
屯要害之地、敵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
又量敵數多少使鄰路出兵應援此所謂常山
蛇勢也。昨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應援
請令邊臣預定其法敵寇某所則某將爲先鋒
此即分定信地之法法何
某將出某所爲奇兵某將出某所爲聲援某城
常不嚴而其如敵至必退避何
砦相近出敢戰死士某所設覆都同巡檢則各
扼要害又合鄰路取某路出應仍潛應旗幟爲

號耶劉平救延州、前鋒陷賊者已三千騎、平猶不知、趙瑜部馬軍間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逵趙塞門至高頭平、踏白馬報敵張青蓋駐山東、振麾兵掩襲、乃瑜也、臣在山外策應、未嘗用本指揮旗號、自以五行支干別爲引旗、蓋兵馬出入晝則百步之外、不能相知、若不預爲之號、必誤軍事、國家承平日久、失於訓練、今每指揮精藝者、不過百餘人、餘皆疲弱不可用、且官軍所恃者、步軍與強弩爾、臣知渭州日、見廣勇軍擴弩

者三百五十人、引石三斗者、僅百人、餘僅及七八斗止、欲閱習時易爲力、爾臣以跳鐙弩試、皆不能張、閱習十餘日、纔得百餘人、又教以小坐、如此乃爲親切細康。法亦十餘日、又教以帶甲小坐法、五十餘日始能服熟、若安前弊以應新敵、其有必勝之理乎、又官兵務張邊事、以媒進邀賞、劉平之敗、正繇貪功輕進、鎮戎軍最近賊境、每報賊騎至、不問多寡、凡主兵者、皆出至邊壕、則賊已去矣、蓋權均勢埒、各不相下、若不出則恐得怯懦之罪、且

諸路騎兵不能馳險計其芻粟一馬之費可養步軍五人馬高不及格宜悉還坊監止留十之二餘以步軍代之又比來禁衛隊長縣年勞換前班者或爲諸司使副白丁試武技亦命以官而諸路弓箭手生長邊陲父祖効命累世捍賊乃無進擢之路何以激勸邊民竊聞大帥議五路進師且用兵以來屢出無功若一旦深入臣竊以爲未可也山界諸州城砦距邊止二三百里夏兵器甲雖精利其鬪戰不及山界部族而

深中時弊

財粮又盡出山界若十月後令諸將分番出界使夏人不得耕牧然後出步兵負十日粮人日給米一升馬日給粟四升草五分賊界有草地以半資放牧亦可減輓運之半王師既行使唃廝囉及九姓回紇分制其後必蕩覆巢穴

亢之氣甚勁而為謀亦周然終無一者可以制虜之死命

張亢論邊機軍政所疑十事疏

慶曆元年七月亢知延州論邊機軍政所疑十

事上疏曰臣伏以太平日久人不知兵元昊反逆以來民力凋弊而邊機軍政措置未得其宜令輙陳臣之所疑者十事臣竊謂王師每出不利豈非節制不立號令不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賊之詭計或自我之貪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爲持權者之所逼或因懦將之所牽或人馬困飢而不能奮或山川險阻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

究致敗之由而處置之雖徒益兵馬亦未見必勝之理臣之所疑者一也去春賊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踰千里涇原環慶不下十程去秋賊寇鎮戎又遠自鄜延發兵且千里遠鬪豈能施勇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徒異時更寇別路必又如此不戰而自弊臣之所疑者二也今鄜延副揔管許懷德兼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使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鄰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

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州又遠于此若一處有事自此發兵赴援山路險惡而人馬已困欲責其功何可得也臣之所疑者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盡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不見成功之効且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分兵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臣所疑者四也古之教習須三年然後功成今

日之用兵已五年將帥之中孰賢孰愚攻守之術孰得孰失累年敗衂而屢邊要者未知有何謀設更數年或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飢饉加之以師旅安危之策未知何如臣所疑者五也今言邊事者甚衆朝廷或即奏可使定奪以聞或劄下逐處或不令下司前條方遂施行後令復即衝改胥吏有抄錄之勞官負無看詳之暇邊方軍政一無定制臣所疑者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皆付

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候朝廷指揮如此則何必以大臣主事臣所疑者七也前河北用兵減汰以省費今陝西日以增負且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蕃落使臣等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諸給歲約數萬緡復有都大提舉馬鋪器甲之數又諸州一一例招到新兵克敵制勝保捷廣銳宣毅等指揮久未教閱但費軍廩無益邊備臣所疑者八也國家竭財用以贍軍士有手藝

者、管兵之官、每一指揮抽占三二人、十如延州諸將不出、即有兵二萬餘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正兵萬五千、若有事宜、三日內不能團集、況四十里外便是賊境、一有奔衝、緩急何以支捂、臣所疑者九也、陝西教習鄉兵共十餘萬人、其中無賴之輩、名挂尺籍、心薄田夫、夫豈無奸盜雜於其中、苟無措置、它日爲患不細、臣所疑者十也、乞暫許臣赴闕面陳利害、如臣狂率不可用、即行降黜、

十疑極悉邊事之弊、惜不見其救弊之方耳。

韓琦論備禦七事疏

慶曆二年樞密副使韓琦論備禦七事上奏曰、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可痛哭太息、豈無故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

載矣、而臣竊觀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痛哭
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虜禍釁已成、而上下
泰然、不知憂、朝廷之將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
不暇廣有援引、請粗陳大槩、切以契丹宅大漠、
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
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
熾、至于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
虜氣愈驕、自以爲昔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
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

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遠約遣使、求關南之地、以啓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爲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名、以自尊大、其輕視中國、情可見也、又元昊父祖以來、蓄養奸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内全兵力、至元昊則奸亂逞志、併吞涼諸蕃以招境土、自度種落强盛、故僣號背恩、非連契丹欲成犄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爾、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衂、今乘定州全勝之氣、遣

人約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謂昨假契丹傳道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豈不能使元昊舉兵乎比來辭禮驕慢殊未屈下非虜之言既以爲驗亦恐有合從之策以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邀盟過邀尊大之體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紊其事約然後驅犬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

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或西鄙稱藩、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即未知今之將卒士力與環衛統帥比眞宗北征昔何如、欲駐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渡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軍家室所在而一無城守之畧、陛下可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於此、冀陛下一悟而急爲拯救也、朝廷若謂今日之盟約尚可

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盟朝廷何負三虜而一旦違之哉彼狠狽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以待之乎夫得于先見預爲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有良平復生爲陛下計乃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夕思之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救時弊而弭大患臣輒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畧一曰清政本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主多苛碎渺末之務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爲法可擬進者無

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纔午即出、欲稍留則恐礙衆、退朝食罷、忽據簽書而去、何暇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曰擢賢才、自承平以來、用人以叙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衆議累日不能得謂宜放祖宗舊例、于武臣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慢書之至、

（宋亦然乎）

騷然莫知所謂、宜選轉運使三員、寄授經畧、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昊賊陷豐州、掠河外屬戶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餉爲持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材而充已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與葺則爲張皇勞民、不若強葺洛

都以爲游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
廩庾則皇居壯矣
魏公爲有宋第一輩人而議事止切實易
行未嘗一語作沾沾喜事態前賢持重之
意自可想見

范仲淹議河西攻守疏

慶曆五年仲淹爲參知政事奏陝西河非攻守
疏曰臣蒙聖恩非次獎擢待罪兩府日夜憂進
恐負陛下委用之意臣等誠無所長但塞下初

還粗知邊事不敢有隱、令西北二方復相交構、夾困中國、元昊率先叛命、兵犯延安、次犯鎮戎、殺傷平民、曾無虛歲、中國之兵討伐未利、而北虜舉十萬衆、謂元昊是甥舅之邦、責中國不當稱兵、此交構之跡、更何疑哉、國家以生民之故、增物帛以續盟好、彼既獲利、方肯旋師、令乘西夏通順之議、又欲主盟邀功、妄自尊大、元昊屢戰勝、且倚北戎事勢、雖求通順、實欲息肩、亦如北戎、大獲厚利、候其物力稍豐、可以舉衆、則必

長驅深入、有吞併關輔之志、何以知之、昨定川之戰、我師不利、彼作偽詔、誘脅邊人、欲之關中、其謀不細、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漠、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苻堅劉元海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內侵、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為賊之謀也、朝廷若從其通順、則北戎邀功、自為主盟、下視中國、邀求無厭、多方困我、而終于用兵矣、若拒絕其意、則元昊今秋必復大舉、北虜亦必遣使、問我拒絕元昊之故、或便

稱兵塞外、張勢脅我、國家至時、寧不疑懼、必於陝西選將抽兵、移于河非、未戰而西陲已虛、元昊乘虛而來、必得志于關輔、此二虜交搆之勢、何以禦之、臣等思度、是和與不和俱爲大患、然則爲今之謀者、莫若擇帥練兵、處置邊事、日夜計畧、爲用武之策、以和好爲權宜、以戰守爲實事、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則盟約可久矣、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困可擊、未必能爲中國之患也、臣等請畫一言之、

一和策

臣觀西戎蓄禍、積有歲年、德明在時、已聞僭擬、元昊方壯、遂肆兇驕、外倚非戎、內凌中國、屢戰屢勝、未嘗挫衄、而乃輒求通順、寔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又干請多端、奸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爲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應天順人、百戰百勝、猶屈于突厥、當戎王始亡、爲之舉哀、廢朝三日、遣百僚諸館、吊其來使、其屈禮之甚也、又太宗馳六騎于渭上、見頡利與語、

復親與之盟、頡利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恩而修德、後患必深、乃周旋俯就、使之驕怠、一旦遣李靖擒之、威震四極、此盛王之謀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隆禮敦信、以盟好爲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爲寔事、彼不背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則結好之策、未有失也、

時情畢注於此、則希文亦不得不爲調停語矣、

二陝西守策

元昊自來通順之時歲受恩賜、朝廷撫納甚厚、未嘗有失尚猶時擾邊境、殺戮將吏、暨叛命以來、累次大舉、曾無阻敗、乃求通順、寔蓄陰謀、非屈伏之志也、朝廷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然陝西久屯大兵、供費殫竭、減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臣等請緣邊城寨、愈加繕完、使戎虜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須用土兵、各諳山川、多習戰鬬、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

緣邊次邊土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于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即遷其家而團集之、况昨來慶州創起大順城、欲置振武保捷兵兩指揮、仍于永興華耀土兵中、召其願守寨者、而應募甚衆、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得代歸營、而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徒星霜之苦、樵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用人正當）離婦頗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在人情中事分）如得並遷其家于緣邊、任營頭見出軍、父母妻子樂于完

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或謂若土兵移家、居於寨下、則全分請給、其費尤多、不然、土兵月給差少、人素彊精强、使之戍邊於東、兵數復可自今於逐路漸爲增益、二年以來、方能整齊、有非一朝可驟改也、又陝西新剌保捷土兵、其中尫弱不堪戰陣者、宜沙汰之、使歸於田畝、既省軍費復增農力、然後東兵三分中、一分屯邊以助土兵之勢、一分移入次邊、或屯關輔、以息饋餉之困、一分歸京師、以嚴禁衛之防、彼如納欵未變、

則東兵三分中、可更減退、又緣邊無税之地、所招弓箭手、必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共修一堡以完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戎小至則使熟戶蕃兵、暨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捍禦、彼戎大舉、則二旬之前、必聞舉集、我沿邊軍馬、盡可勾呼、駐于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緣邊山阪重複、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俟其得勝、使我師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顧慮我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粮夕無

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獘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險又来能决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于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寛弱可擊可逐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獘彼將進退有禍不三兩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要也

防守專用上兵自是可久之計

三陝西攻策

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横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亙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習戰鬬，與漢界相附，每大舉入寇，必爲先鋒，故西戎以山界蕃部爲强兵，漢家以山界屬戶及弓箭爲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爲强，理固明矣，所以漢秦驅逐西戎，必先得山界，彼則遠遁，然後以河爲限，寇必深入，儻元昊歸欵，則請假和策以待之，如未通順，或順而翻覆，則有可攻之策，非窮兵瀆武，負勝于絕漠之外

也、臣等常計陝西四路之兵、惣數幾三十萬、并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歲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若路、故犬羊（夷狄之便于侵犯所恃只在此）之衆動號十餘萬人、以我分散之兵、拒敵專一（一分一專勝敗自判矣）（勞之失 古今一大條）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散敗、且彼爲客、當勞而反逸、我爲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

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爲三軍、以新定陣法訓練、歲餘候其精熟、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掠于橫山、更番進兵、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疲、勢將潰歸、則我環慶之軍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攜怨、則我兵勢自振、如有

（著數歷寫）

（若邊疆一帶能如此聯絡呼應指臂相使何難禦虜）

州、叙州、金湯、白豹、折薑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番部、去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既落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圖安全、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横山之勢、可謂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舊疆、豈今日之生事也、

三師迭出、子胥困楚之計是矣、倘敵人乘勝而長驅則奈何又在度事勢之强弱以

用。之耳。

四河北備策

臣等於陝西緣邊、頗究利害所陳三策、必可施用、而國家禦戎之計在北為大、會乘元昊通順之議、又欲邀主盟之功、其勢愈重、苟不大為之備、禍未可量、臣等因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為經畧、二再議兵屯、三專于選將、四急于教戰、五訓練義勇兵、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一密為經畧者、自河朔罷兵以來幾四

十年、州郡因循、武事廢弛、凡謀興葺、則罪其引
惹、昨朝廷遷差轉運使、蓋欲革去舊弊、預爲之
防、然既有本職、則日爲冗事所嬰、未暇周慮、請
選有才識近臣、假以都轉運使之名、暫往經畫、
使親視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
而便置之、不出半年、歸奏闕下、更令中書樞密
院、子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若虜情驟變、則我
有以待之矣、二再議屯兵者、自來眞府府定州
高陽關分爲三路、其所轄兵馬、未甚整齊、乃有

一州兵馬、却屬兩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來、又何處控扼、合用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固守、合用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彼密爲經畧、方可預定法制、臨時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那減于何處駐泊、使就芻粮、以省邊費、庶免先事匱乏、至用兵之日、重困生民、三專於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閤門秪候使臣以上選人、三班院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於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畧、或有材武、

堪邊上試用者、逐旋進呈、據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闕、則從而差捘、如此則二三年間得人多矣、四急於教戰者、于陝西四路、抽取曾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受以新議八陣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使各知奇正循環之術、應敵無窮、五訓練義勇者、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農務、一時教戰、然未建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令可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

法應敵可用斯則强兵制勝之本矣、大修京師
觀此則王居之地更宜倍固金湯
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
傳曰毋云王者有道守在四夷也
備契丹一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於今驕慢、
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
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之
力戰、戰或不勝、則胡馬益驕、更無顧慮、直叩澶
淵、張犯闕之勢、至時遣使邀我、欲以大河爲界、
我既無備、將何以禦、從之不可、拒之必難、又振
逼京師、何以爲計、若京城堅完、則戒河朔重兵、

不與之戰、彼不能戰、則無乘勝之氣、欲謀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後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是則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起六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于古、擇利于今、京城之修、益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矣、七謀密定伐討之謀者、彼幽燕數州人本漢俗、思漢之意、子孫不忘、太宗皇帝、既克河東、乘勝非討數州吏民、望風

請命惟幽州未破我軍虛驚班師以來歲月綿邈如天限其北無復輕議昨盟好已捏安保其往當訓兵養馬密爲方畧以待其變未變則我不先舉變則我有後圖指彼數州夾其收復使彼思漢之俗復爲吾民成太宗皇帝赫怒之志雪石晉千古之恥則陛下之功如天如日著于無窮矣

北虜近而西虜遠故防近虜與禦遠夷者其法自異

攻守二策、大意不越前疏、而著數更較緊切、至于末段之備契冊、尤多遠見、靖康之際、卒如公言、若公者可謂社稷臣矣、

田況上西賊十四事疏

陝西經畧安撫判官田況上兵策十四事疏、一日、自昊賊弄兵、侵噬西蕃、開拓封境、僭叛之迹、固非朝夕、始于漢界緣邊山險之地三百餘處、修築堡寨、欲以收集老弱、併驅壯健、爲入寇之謀、初貢嫚書、亦未敢擾范雍在延州、屢使王文

急犛先肆侵掠規貪小利賊遂激怒其衆執以為辭王師伐叛吊民之體自此失之上下交務皆謂之打虜呼可媿也或謂國家久不用兵將卒未練欲使趨功騖利習于鬬戰爾然賊界諸（久不經戰之士欲令自敵亦是驅除一法）處設備甚謹屢行打族俘獲無幾陷沒極多如郝仁禹打尾娥族亡三百四人無所獲任政打閉訛堡亡一百九十三人秦鳳部署司打隴波族亡九十六人各獲首一級麟府軍馬司入賊界牽制亡三百八十人斬馘十人其餘大卒小

獲無足言者、以此計之、實傷挫國威取賊輕侮自今宜且罷打族、但嚴設備守、以俟賊至、然後別爲一策、以破奸謀、二曰自昊賊寇邊、王師屢戰不利、非止人謀不善、抑亦衆寡非敵、近因好水川之敗、士氣愈怯、諸將既沒、牙隊之兵、罪皆當斬、朝廷普示寬貸、欲爲招輯、伸恩屈法、事非獲已、軍中相勸以退走自全爲得計、陝西雖有兵二十萬、防戍城寨、二百餘處、所留極少、或昊賊自領十餘萬衆、我以三二萬人當之、其勢固

難力制、議者但欲以寡擊衆、幸于偶勝、非萬全策也、夫能以寡擊衆、徼一時之勝者、或得地利、或發奇策、非可恃以爲常、今必敗之形、洞可前照、而恬然坐視、莫知更爲計也、議者又謂賊若併兵而入、則率他路援兵以禦之、且賊每入寇、既有所得、飈馳霧捲、一夕而去、他路固無所及矣、或謂收保遷民、持重以觀其勢、可擊則擊、不可則已、賊不過破毀民生、因食野積而歸、爾此苟一日之不敗則可也、深慮後患、有異于斯、且

賊之未敢長驅亦猶我之未可深入所以然者主客異勢退進懷疑邊防之兵並出其後險要之地或斷其歸是決成敗于一舉豈勝筭哉自李士彬被虜劉平等敗沒延州之境蕩然一空日者山外之民東掠奔潰已亡大半是渭州之境人漸定矣料賊今春秋或來春猶且驅劫而必使藩籬盡空表裏可見然後攻城破邑漸謀長驅則無後顧之患臣所以謂關中安危漸不可測願朝廷爲勇斷之計也斷之勇者在乎發

內帑之財、募陝西河東彊壯之民五七萬人、分屯鄜延環慶涇原三路、俯及防秋、則以逐處弓手、分番戍守城寨、而參以正兵、每路及五六萬以上、精加訓練、我軍既衆、其氣自振也、必曰募民兵則衆情不安、增邊戍則大費不贍、此循常拘近之論也、三曰用兵之法、當先有部分、部分進退、權于大將、旗鼓常在軍中、自西陲用兵、每戰必敗、好水川之戰、任福寔爲大將、而不能指揮統制、以爲已任、乃自率一隊、前當劇鋒、矢盡

勢窮而後陷沒忠勇之節、雖可嗟憫、然論其材力、止一卒之用、夫部分不明多則不能辨少則不能勝進無所勸退無所止一有紛亂則其勢北矣欲矯此弊在乎先求大將之才峻其威權而尊寵之如葛懷敏爲鄜延部署張亢爲鈐轄、當以偏裨之禮奔走麾下、若犯令即當誅之、乃平牒往來、動皆鈞禮、韓琦范仲淹爲經畧副使、葛懷敏見之、禮容極嫚、上下姑息、三軍之士、何所法也、夏竦陳執中不能身當行陣、爲士卒先、

至於選擇大將明定部分乃其職也乞朝廷降詔令更互巡邊采察邊臣中有材任大將者特與不次拔擢其驕怯之將每自顧重不爲國家盡力者奏罷之則分部立而功可異矣四日自古用兵未有不由間諜而能破敵者也昊賊所用諜者皆厚加賞賂極其尊寵故覘我機宜動必得實今邊臣所遣刺事人或臨以官勢或量與茶綵止于熟戶族帳內采道路之言便爲實事賊臣變詐重成疑惑今請有入賊界而刺得

寔者以錢帛厚賞之賊將野利剛浪唛遇乞之徒皆元昊親信分廂主兵俯近漢界出入從者不過一人若能募死士陷胷碎首是去賊之手足王沿嘗欲用此策但朝廷不惜美官重賂則功豈難圖五日國朝承五代之後事歸邊防當西陲安輯昔朝廷固無意及此令昊賊大肆殺掠沿邊屬戶各顧家族心生向背又使奸人恣行誘脅以此賊勢轉盛而邊候無復扞蔽令新置招撫番落司所謂招撫者非飲食不足以得

其雖非賞賂不足以回其意非術數不足以鼓其動非刑誅不足以制其驕蹇者曹瑋在秦州、誅賞並行、戎落懾伏、比涇原用韓質秦鳳用張僎皆韓琦隨行指揮使、雖各有武勇、至于招撫之術、豈可倚耶、環慶一路熟戶、未嘗經賊殘破、部族全整、人堪戰鬬、若綏御有術、可得精兵數萬、以養正兵萬人一歲之費、為招撫之具、則事無不濟、自來熟戶販鬻清白鹽、以來厚利、今一切禁絕之、欲以困賊、然絕熟戶之利、無以資其

生太宗朝、鄭文寶請禁清白鹽、以困賊遷、可不戰而屈人兵、部自陝以西市之者皆坐死、其後死法甚衆、戎人乏食、寇抄邊郡、內屬萬餘帳歸繼遷、命錢若水馳傳視之、因詔盡復舊制、戎人始漸歸附、今日之勢、若厚加招撫、稍寬鹽禁、則熟戶無不得用、議者疑邊饋已窘、而又興費不貲、非至計也、且國家通使唃廝囉、欲誘以爲用、賜帛二萬、以從其出師、唃廝囉日益危弱、今欲以爲國家用、非臣之所能知也、以是論之、招撫

熟戶不猶愈於彼乎、六日環慶路投來蕃部極多、夏竦等禦延安之前失虞賊馬奔衝內應為患、欲遷襄唐州界給曠土使就生業、又皆不肯離往、若驟加起遣則我心動搖或致生事、若招撫蕃落司得人、令躬至族帳察其心之向漢者、給沿邊閑田、編于熟戶、或度其後必生變者、徙之內地、然恩威裁制其事百端、苟非權謀、未易集事也、七日蕃落廣銳振武保捷皆是土兵材力伉健、武藝精強、戰鬪常為士卒先、自具賊擾

邊以來、惟土兵踴躍、志在爭功、其餘請給甚微
不及東軍之下者、振武料錢五百而二百五十
爲折支、積數月一支、又皆麋弊不堪之物、如新
添虎翼兵、自南中選塡、材質綿弱、而云不知戰
鬭、見賊恐死、傳者皆以爲笑、朝廷但且以塞數
爲名而已、若月添土兵請給事恐難行、請遇特
支比常優加其數、或別定南郊賞例、以激其心、
則其立功必不在東軍之後矣、八日詔邊屯戍
騎兵、軍額高者、無如龍衛、聞其間有不能披甲

上馬者、況驍勝雲武二騎之類、馳走挽弓、不過五六斗、每教皆望空發箭、馬前一十二步、即以墮地、以賊甲之堅、縱使能中、亦不能入、況未能中之請密料邊兵、益步卒而減騎軍、但五分得一足矣、以騎軍之費、可贍步兵二人、而又寬市馬之煩擾、違害就利、莫善于茲也、九日西賊每至、諸城寨不料衆寡、並頭出戰。稍有稽違、皆以軍法從事。使趙奢李牧周亞夫授任于今日。獲罪必先于諸將矣。邊臣苟死事、猶獲子孫之福、

不敢持重伺隙、自取嚴誅、今若遇寇大至、且堅壁以守、須會合諸路兵馬、可以取勝、則令出戰、若賊衆不多而畏怯不即追討並行誅之十日王將用兵非素撫不威臨之則上下不相附指會不如意西賊首領各將種落之兵謂之一溜少長服習如臂之使指既成行列舉手掩口然如此安得不萬舉萬勝後敢食虜酋長遲見疑其語言其整肅如此昨任福在慶州、番漢各以信服、士卒亦以諳練、一旦驟移涇原、值賊至麾下、隊兵逐急、差撥諸軍

將校都不識面勢不得不陷覆今請諸路將佐非大過毋得輕換易庶可責其成功（係得要領）十一日古之良將以燕犒士卒爲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傾固宜推盡恩意以慰其心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爲士卒費趙充國遇寇戎亦日饗軍士大祖用姚令斌董遵誨抗西戎何繼筠李漢超當北虜人各得環慶齊棣一州征租農賦市牛酒犒軍中不問其出入故得寇戎併息不敢窺邊臣前通判江寧府因造紙甲得遠

年帳籍、見曹彬征江南日、和州逐次起餉猪羊肉數千斤、以給戰士、近范仲淹在延州、奏乞比永興軍、秦州支米造酒、有司之吝、以爲無例而罷、今請渭延慶三州、及諸路部署司、並特支米造酒、仍比都署司、別給隨軍錢、務令贍足、除軍員外、其餘士卒、每一年或因都關、或值出入、並須量有霑及、以慰勞苦、古者命將出師、閫外之事、無不專制、材量用度、豈有異司、今主兵主財者、皆力敵權均、紛然相制、豈國家任人責功之

大體也、十三曰功作器用、中國之所長、非戎狄可及、今賊甲皆冷鍛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不可入、自京齎去衣甲、皆軟脆不足當矢石、以朝廷之事力、中國之伎巧、乃不如一小羌乎、由彼專而精、我慢而畧故也、今請下逐處、悉令工匠冷砧打造純鋼甲鏃、發赴緣邊、先用八九斗力弓試射、以觀透箭深淺、賞罰之、聞太祖朝舊甲絕爲精好、但歲久斷綻、乞且穿貫三五萬聯、均給四路、亦足以禦敵也、十三曰今春昊賊寇邊、

器械攻城之具極爲拙鈍此備緩吾備也、料賊
年歲間、破盡緣邊籬落、必驅迫漢氏熟戶、使爲
先登、以攻城邑、邊城一有不守、事故可憂、今修
築城寨、雖漸完固、其如軍民不知守城次第、請
下河北選守城卒三五十人、諸處指教、善治器
用、大爲不備、賊動必求會、常顧後患、若邊城堅、
守、攻之不拔、則亦未敢長驅而深入也、十四日、
昊賊蓄謀歲深、盡更漢法、自作袄書、非恩信可
以縻、文令所能動、若非天威振赫、大挫奸鋒、其

勢未已、漢界與賊山界相接、人民繁庶、每來入寇、則料率粮草多出其間、山界之民、引弓甚勁、與賊爲戰、所爲步奚此皆去賊地遥、向漢甚邇、若承戰勝之勢、賊若皆散、乘其不備、分路進兵、而攻取之抗禦者誅殛、降順者招徠老弱無辜、係之南徙、其間險要可守之地、則築堅壘以據之、所謂田土給與有功熟戶必不可守、則從兵破蕩以弱賊勢、若請歸欵、則裁割縱捨、制之在我、弭患如此、則邊垂可安矣、

十四事於西陲用兵之失制馭之踈無不了然如指掌、亦嫺習邊事之才也、然其救時急着、亦只在招熟戶練土兵嚴守候、皆韓范諸公已行之事、大約事取寔用便不能人吐一奇

歐陽修論水洛城事宜疏

修又論水洛城事宜乞保令劉滬等上疏曰、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滬爭水洛城事、枷禁滬等奏來竊將不和、用兵大患、況狄青劉滬皆是可惜

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永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患于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于滬之功不小、于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來、聞有論奏、非以永洛爲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滬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釁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釋放劉滬、則不惟于狄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挫其

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滬經營永落城之初、奮身展効不少先以力戰勝取、然後誘而服從、乃是黨留諸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戶、豈不驚疑、若使翻然復叛、則今後邊臣以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永洛城更無可成之期兼沿邊生戶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來、諸將爲國任事者少、此永洛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欲經營而未暇、今滬

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遂無所成今後邊將誰肯爲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聞永洛之戍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付今劉滬即與狄青異議縱使永洛築就他時萬一緩急狄青怒滬異己又欲遂其偏見稍不應付則永洛必須復失此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于別路則是因一小將移一大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甚多最難處置也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分魚周詢等速令解和

務要兩全必先論密狄青曰滬城求洛本有所稟非是擅為役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滬宜釋放朝○區○畫○極○爲○得○宜○和○協○與○將○權○皆○兩○全○矣○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惠若它時出師臨陣有違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軍法然後密諭滬曰汝違大將指麾自合有罪朝廷以汝求洛展効望汝成功故諭青使赦汝責爾卒事以自贖俟求洛功就則又戒青不可因前曾異議堅執不修惟幸失之遂已偏見今

後永洛緩急尤須極力應付萬一小有踈失則是汝挾情故陷之必有重責如此則永洛之利可成蕃戶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益罪滬既不可、罷永洛之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關利害伏望聖慮深思、

城一永洛而意見參差若此甚矣邊事之難舉任事者或作或輟豈無故哉

附錄以下四議幷元昊時事而深得制馭防捍之方故附錄於此

張齊賢論陝西事宜疏

宋眞宗咸平四年、兵部尚書張齊賢論陝西事宜上奏曰、臣竊見比者清遠軍陷沒以來、青崗寨燒棄之後、靈武一郡、援隔勢孤、賊遷必窺覘城池、劫脅熟戶、兵力傷沮、難固壘垣、寨非未寧、方有調發、若果分兵西面、亦恐兩失機宜、以今日西鄙事勢言之、窮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其討無它惟在激厲自來與繼遷有讐蕃部招誘遠處大族首領、啗之以官爵、誘之以貨財、推恩

信以導其誠述利害以激其志若山西蕃部嚮應遠處族帳傾心則兇醜之勢減矣以弓箭手及旋點義軍對本城兵士臣責得十三州軍有二萬餘人若更於它州及近處對替又合得五六千人其本城兵士試加料揀亦甚有材勇可捍邊者若沿邊兵得及五萬餘更誘蕃部踰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擊使其奔命不暇矧更能外侵哉仍許蕃漢兵或得馬畜貲財悉令自取明行曉諭遠近皆知則蕃漢將士之

心、孰不見利爭進、今靈州軍民不翅六七萬、陷之死地、危難可知、臣又慮賊遷謂來春必發兵救援靈武、於我未舉兵之際、盡驅虵豕併力攻圍、則靈州孤城、亦必難固、萬一陷失、賊勢益增、縱使多聚兵韋、廣積財貨、亦難保必勝矣、所以臣乞封潘羅支爲六谷王、及厚賜金帛、仍先敎諭彼心向風、恐遷賊旦暮用兵、斷彼族賣馬之路、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輯、西蕃旣以禀命、沿邊兵勢自雄

則鄜環延慶之淺蕃、原渭鎮戎之熟戶、自然齊心討賊、竭力聖朝、設與對替兵甲及駐泊軍馬、互爲聲援、伺間而興、則萬山聞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退縮、則賀蘭山蕃部、亦稍叛賊遷矣、如此靈州孤壘、未至憂虞、今議者謂六谷虛名、終宓吝惜、靈州孤壘、翻未籌畫、與其濫賞而收羌夷之心、臣謂濫賞之失輕矣、苟若蹙地而稔豺狼之勢、則蹙地之恥大矣、今議者不過曰、名器不可假人、刑賞不可濫及、此乃

聖人治中國之道非議於夷狄者也陛下即位之初以銀夏一營盡與繼遷委高爵於匪人屈王臣于窮帳分儲廪以悦其志華金帛以慰其心有以見陛下愛全生靈恥用凶器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者也朝廷於遷賊之恩可謂厚乎殊不知契丹慮遷賊感大國之恩斷右臂之勢防患甚切其謀甚深置王爵以賜之遣戎使以鎮之王爵至則旌節之命輕矣旌節之命遂所以貲之也戎使至則動靜皆伺之向背之心異矣

我使遼適所以堅之也夫西平之命亦虛名也契丹命之有何損哉以今日言之當時之策豈不爲失乎且六谷者西非之遠蕃也羌夷之內推雄豪若於平時但以市馬須爲羈縻則一懷化將畢亦已厚矣酌今日事體以失權宜兼恐今後邊事兵機更有準前失中即於國家大有妨損昨清遠之陷是使奸宄轉成豐富兵民官吏共七千餘或含恨重泉或永囚異域傷和致沴忍之痛心顧惟靈州還同穽獸外則虞寇戎

之逼內則憂變故之生朝夕之間垂餌虎口然
而握兵者畏懦逗遛坐視覆敗運籌者安然自
若曾不憂邊臣雖至愚不勝忠憤且戎虜之性
變詐多端必恐醜類之謀潛使開隙伏望明諭
邊將內脩外虞臣不甚憂國思報之至

繼遷以吞并未盛之虜當宋朝未忘兵戈
之時舉朝精神畢注於此不難措手而此
着既失遂至養成德明元昊之勢悔之何
及

李繼和論守靈州事宜疏

都巡檢使平州刺史李繼和命兼涇原儀渭鈐轄時繼遷未殄命張齊賢梁顥經畧因訪繼和邊事繼和上言鎮戎軍爲涇原儀渭北面扞蔽又爲環慶原渭儀秦熟戶所依正當回鶻西凉六谷吐蕃咩逋賤遇馬臧梁家諸族之路自置軍以來克張邊備方于至道中所葺今已數倍誠能常用步騎五千守之涇原渭州苟有緩急會于此軍并力戰守則賊必不敢過此軍而邊近

邊民戶、不廢耕織、熟戶老幼、有所歸宿、此事若廢、則過此新城、止皆廢壘、有數路來寇、若自隴山下南去則由三百堡入儀州制勝關自瓦亭

（形勢險要如此丁代自註料敵制勝）

路南去則由彈箏峽入渭州安國鎮、自清石嶺東南去則由小盧大盧潘谷入潘原縣、若至潘原而西則入渭州東則入涇州、若自東石嶺東公主泉南去則由東山砦故彭陽城西並入原州、其餘細路、不可盡數、如以五千步騎、令四州各爲備禦、不相會合、則兵勢分而力不足禦矣、

故置此城以扼要路即令自靈環慶鄜延石隰麟府等州以外河曲之地皆爲於賊若更攻陷靈州西取回鶻則吐蕃振懼皆爲吞噬西北邊民將受驅刼若以可惜之地茸受賊攻便思委棄以爲良策是則有盡之地不能供無巳之求也臣慮議者以調發芻糧擾民爲言則此軍所費止出四州地里非遥輸送甚易又劉綜方興屯田屯田若成積蓄有備則四州稅物亦不須得況今繼遷强盛有逾曩日靈州非河外鎮戍

軍環州、並非徹靈武平夏、及山外黃河以東族、帳、悉爲繼遷所吞、縱有一二十族、殘破奔迸、事力十無二三、自官軍瀚海失利、賊愈猖狂、郡蕃震懼、絕無鬬志、兼又咸平二年棄鎮戎後、繼遷經來侵掠軍界蕃族、南至渭州安國鎮北一二十里、西至南市界三百餘里、便於蕭關屯聚、萬子米遁西鼠等三千、以脅原渭靈環熟戶、常時族帳謀歸賊者甚多、賴聖謨深遠、不惑群議、復置此軍、一年以來、蕃部咸以安集、邊民無復愁

苦以此較之則存廢之說相失萬倍矣又靈州遠絕居常非有尺布斗粟以供王府今關西老幼疲苦轉餉所以不可棄者誠恐滋大賊勢使繼遷西取秦成之郡蕃非掠回鶻之健馬長驅

此是安危大計

南牧何以枝梧昨朝廷訪問臣送芻粮道路臣欲自蕭關至鎮戎城砦西就胡盧河川運送但恐靈州食盡或至不守清遠固亦難保青剛白馬曷足禦捍則環州便爲極邊若賊從蕭關武延石門路入縱鎮戎有五七千兵亦恐不敢即

回鶻西涼路亦斷絕伏見咸平三年詔書緣邊不得出兵生事蕃夷蓋謂賊如猛獸不怫其心必且不動臣愚慮此賊它日愈熾不若聽驍將銳旅屢入其境彼或聚兵自固則勿與鬭妖黨饒散則令掩擊（兵既屢入安得為逸此言失之）如此則王師逸而賊兵勞賊心內離然後大舉及靈州孤壘戍守艱苦望非他州尤加存卹且守邊之臣內憂家屬之窘匱外憂奸邪之惜毀憂家則思為不廉憂身則思為退迹思不廉則官局不治思退迹則庶事無心

欲其奮不顧身、令出惟行、不可得已、良由賞未厚恩未深也、賞厚則人無內顧之憂、恩深則士（拔○拾○人○心○二○語○精○之○、○○○）有效死之志、古之帝王、皆懸爵賞以拔英俊、卒能成大功、大凡君子求名、小人徇利、臣爲兒童時、嘗聞齊州防禦使李漢超守關南齊州屬州城錢七八萬貫、悉以給與、非次賞賚、動及千萬、漢超猶私販榷塲、規免商筭、當時有以此事達于太祖者、即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漢超居則營生、戰則誓死、貲產厚則心有所繫、必（人○情○自○是○如○此○○○）

攻戰則動有成績故畢太祖之世一方爲之安靜今如漢超之材固亦不少苟能用皇祖之遺法選擇英傑使守靈武高官厚賞不吝先與往日留半俸給其家半俸資其用然後可以責廉潔之節保必勝之功也又戎事内制或失權宜漢時渤海盜起龔遂爲太守尚聽便宜從事且渤海漢之内地盜賊國之飢民況靈武絶塞西鄙強戎又非渤海之比苟許其專制則無失事機縱有營私月利民政不舉亦乞不問用將之

術異于它官貪勇智愚無不皆錄但使法寬而人有所慕則久居者安心展體竭材盡慮何患靈州之不可守哉

鎮戎一軍關係西陲自當嚴守但嚴守既若自當厚恤以結人心俱是鑿鑿可行之議

王韶上制服河湟疏

前旌州司戶參軍王韶上書言曰國家必欲討平西賊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

若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族。葢招撫沿邊諸族。所以威服唃氏也。威服唃氏。所以脅制河西也。陛下誠能擇通材明敏之士。能周知其意者、令往來出入於其間。推恩信以撫之。使其傾心向慕。驩然有歸服之意。但能得大族首領五七人。則其餘小種。皆可驅迫而用之矣。諸種既失。則唃氏君臣、其敢復簡慢而不歸心於我耶、唃氏既歸於我、即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急之可以蕩覆其巢穴。緩之可以脅制其心腹。此所謂

見形於彼而收功在此也今木征諸族數款塞而內爲中國之用者久矣此其意欲假中國爵命以威其部內也而邊臣以董氈故莫能爲國家通恩意以撫之此所謂棄近援而結遠交貪虛降而忘實附使董氈得市利而邀功於我誠非取勝之術也今木征與青唐族首領瞎藥等在河州瞎征與其舅李篤氈及沈千族首領常尹丹波等屯結可撒巴溫與龍川首領羅結在黃河頭三者皆唃氏子孫各立文法漢界遠者

不過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里皆可以并合而兼撫之也謹具和戎六事條列如左一臣切見涇原秦鳳西路番兵及洮河宕疊州武勝軍諸族皆吐蕃之遺種也自唃厮囉歿董氊繼立文法祇能安集河湟間而近邊諸族自爲種落其在疆埸之外者皆彊梗頑硬不爲吾用在內地者又分離散處不相統一此議者所以謂西蕃諸族皆微弱而不足用也臣聞古之善御戎狄者固不患其微弱也惟其微弱然後可以併合

此議說之甚是動

人但數弱者祇是散而不合即合之恐亦未

使諜耳氣振發耳

而有但國家未嘗得人而親撫之耳、臣愚以爲
陛下、必欲合西戎諸族而用之、宜擇通材明敏
之士、心慮軒豁能周知羌人情意者令朝夕出
入于其間往來巡行察其疾苦平其寃濫治其
鬱結。如漢護羌校尉之比、有不服者則稍以恩
信綏之身與之爲帥使其傾心向慕歡然有歸
服之意。然後激作而用之則十數萬之兵不出
疆場而可集矣。一臣切見西蕃種類、皆尊大族、
重故主、諸族有承唃氏之後者、羌人皆畏服尊

之而喲氏諸孫今在洮河間者皆孱弱不能自立如木征往歲居洮山有青唐族首領鷄羅瞎藥及胡僧鹿尊事之欲立文法收復洮河宕疊等州及武勝軍諸羌而木征孱弱終不能自立會秦州遣人逐去今洮河間諸州並無大族爲主雖有瞎征及欺巴溫之徒各恃衆自立然文法所及者俱不過一二百里此其勢正可以并合而兼撫之也臣愚以爲宜遣人往河州與木征計議令入居武勝軍或渭原城與漢界相近

輔以漢法因選官一員有文武材畧者令與木征同居漸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羌有不從者令木征挾漢家法令以威之其瞎征及欺巴溫之徒、既有分地亦宜稍以爵命制其心腹使其習用漢法漸同漢俗于漢界寔有肘腋之助且使西賊不得與諸羌結連此為制賊之上筞也一臣竊見鄜延環慶兩路番兵自來各有成法使之戰鬬及守境皆與漢兵無異往往遇敵殺將立功塞外此兩路蕃籬所以益固也今四番兵

並是羌夷舊種、雖有吐渾黨項及吐蕃之別、然其種姓、寔皆出于西戎而已、何獨在鄜延環慶則可用、在涇原秦鳳則不可用。豈天地之所生育、與人材性分之所授者、絕然相異耶。臣體問得宣撫使曹瑋在西邊日、其用環慶兵、皆不及涇原秦鳳、只因經畧使范仲淹在慶州日、與种世衡等處置、各盡其宜、故令四路之中、唯環慶路蕃兵、號爲得力、是知教之在人、而不在其性分之相異也、臣愚以爲陛下宜擇朝臣有文武

材畧者往涇原秦鳳擇蕃兵可教者教之固其部族合其心力使勸勉奮勵樂為吾用則十萬餘蕃兵不費官中粒食而可以為心腹之用矣

一臣以謂蕃人欲其可用須令有合有離離之所以弱其勢合之所以齊其力沿邊諸族附塞而居者皆分離散逸無太首領也勢既離弱又須團合所以均其志趣齊其心力使其勸勉奮勵相率而為吾用臣愚以為涇原秦鳳兩路蕃兵可為十部每部置都巡檢一人以蕃官有材

蓋取之十分十已得其八九

能識畧為衆所服者統之、而以漢官一員為都大提舉以摠之、但得蕃人畏其首領而以漢官總其權任、自然不敢為過、而久遠並為吾用矣、

一臣謂沿邊蕃部欲其可用、莫若使其與漢人雜居今沿邊蕃部畸零田地、耕墾所不至者極多、但自來官中須得頃畝相連、地段相接者、方始招添弓箭手、臣愚以為本不須地段相連、一段至二十畝以上者、即三五段便可招一名弓箭手矣、竊計沿邊諸族不下十餘萬帳大約十

餘萬帳、可招弓箭手一萬人、以一萬人散居十餘萬帳之間則何患其心腹不一思慮不專乎（十萬餘帳之間何以能使其心腹之一此語恐未深思）是則招添弓箭手一萬人、使可獲蕃兵十餘萬人之用也、一臣切見官中自來盡令蕃兵獻地、招致弓箭手、多是令其全段獻納盡帳起離、此蕃人所以顧戀而不肯獻也、若田地隘狹招置不足處、可令熟戶、隨其地段多少、大約耕百畝者、即獻十畝與官中招添弓箭手、令其全段獻納、盡帳起離、則蕃人顧戀、所獻者狹、若隨其地

段割令以獻則山原高下所獻者廣又令弓箭
手得散在沿邊族帳之間使中國羈游無事之
民耕蕃部荒閒之地而可以禁其背叛結其心
腹語其利害豈不顯然明白耶昔魏絳和戎謂
戎狄貴貨賤土其土可買今之蕃部正同此耳
若國家厚以恩信撫之土地皆可貿易而致臣
切案古渭州一帶至洮河蘭鄯之間漢隴西安
南金城三郡地所謂湟中閤亹臨羌枹罕埔中
大小榆土地肥饒宜穀者皆在洮河蘭鄯之間

誠得而耕之、其利豈止威伏羌戎而已耶、
王韶此疏、制服河湟招撫西蕃、大有聯絡、
駕馭之妙離之所以弱其勢合之所以齊
其力二語可謂善於用夷者矣說者論韶
方鋭意功名、以開邊釁興日熙河之役、皆
其嚆矢、不知剪逆滅叛惟力自視、若機有
可乘、而甘於隱忍以偷目下之安、亦何顏
眉以報君父、故熙河之事、不當與似道江
淮之啓釁、同日而論、何者神宗全盛之勢、

非南宋疆土日蹙之比。而王部終不失爲有用之才、此疏非元昊時事、取其說之可以困虜振邊也、特錄附於後、

蘇軾增修弓箭社條約疏

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蘇軾知定州、乞增修弓箭社條約上奏曰臣切見北虜久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政少弛、將驕卒惰、緩急恐不可用、武藝軍裝皆不逮陝西河東遠甚、雖據即目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警急、然居安慮危有

國之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猝今者河朔沿邊諸軍未嘗出征終年坐食理合富強臣近邊所辟幕官李之儀孫敏行親入諸營按視曲折審知禁軍大率貧窘妻子赤露飢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壞不庇風雨體問其故蓋是將校不肅斂掠乞取坐放債務習以成風將校先違法不公則軍政無緣修舉所以軍人例皆飲博逾濫三事不止雖是禁軍不免飢餓既輕犯法動輒遁亡此豈久安之道臣自到任漸次申嚴軍法逃

軍盜賊、已覺衰少年歲之間、庶革此風、然臣切謂沿邊禁軍、緩急終不可用何也、驕惰已久、膽力耗憊、雖近戍短使、輒與妻孥泣別、破甲持兵、（情弱之情如畫）行十數里、即便喘汗、臣若嚴加訓練、晝夜勤習、馳騾坐作、使耐辛苦、則此聲先馳、北虜疑畏、或致生事、臣觀祖宗以來、沿邊要害、屯聚重兵、止以壯國威、而消敵謀、蓋所謂先聲後實、形格勢禁之道耳、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猶當雜用禁旅至于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即須專用極邊土

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鼂錯與漢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寶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宜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滬种世衡等專務整緝蕃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故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稱臣、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

自相推擇家貧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阪。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誘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警急。擊鼓聚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虜甚畏之。體問得元豐二年、北界群賊一夥、約二十餘人、在兩界首、不住打劫爲患、久不敗獲、有北平軍大悲村本社頭目冉萬冉

昇及長行冉捷等、部領社人、與北賊鬪敵、趕趂捉殺、直至北界地名北當山嶺内、被冉萬射中賊頭徐德冉捷趕上所獲首級、并冉昇亦所倒第二賊頭賈貫本路保明、申奏朝廷、並已於班行内安排、以此知弓箭社人戶驍勇敢戰、緩急可用、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藉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牙爪耳目之用、而藉又增損其約束賞罸、奏得仁宗皇帝聖旨、見今具存、昨於熙寧六年、行保甲法、自當年十二月四日聖旨

强壯弓箭社、並行廢罷、又至熙寧七年、再准正月十九日中書劄子聖旨應兩地供輸人戶除元有弓箭社、强壯并義勇之類、並依舊存留外更不編排保甲、看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村分方得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罷雖有上件指揮、公私相承、元不廢罷、只是令弓箭社兩丁以上人戶、兼充保甲、以至逐捕本界及化外盜賊、並皆驅使弓箭社人戶向前用命捉殺、見今州縣、委寔全籍此等寅夜防托顯見弓

箭社寔爲邊防要用其勢必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臣切謂陝西河東弓箭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社皆是人戶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給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異若樂相違未盡其用近日覇州文安縣及眞定府北寨皆有北賊驚刼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以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

人戶、致命盡力、則非賊豈敢輕犯邊寨、如入無人之境、臣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其人去訖、輒復給用罷藉舊奏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今已密切取會到本路極邊定保兩州、安肅廣信順安三軍邊面七縣一寨內、曾自來團結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此法無論防邊近虜山腹內之地處處當行）火共計三萬一千四百一十八人、若朝廷以為可行立法之後、更勑將吏嘗加拊循使三萬餘

人、分番晝夜巡邏、盜邊小寇來、即擒獲、不至狃怵以生戎心、而事皆循舊無所改作、慮不疑畏、無由生事、有利無害、較然可見、謹具所乞立法事件、畫一如左、

一看詳嘉祐四年龐籍已獲朝旨事件、除見可使行外、有當時事體、與今來稍有不同、須至少有增損、今參詳列下項、

弓箭社人戶、但係久來團結地分、並依見今已行體例、不拘物產高下、丁口衆寡、並

每戶選擇壯丁一丁、充弓箭手、貼黄高麗人戶、與下等各出一丁、雖似不均、緣行之已久、下等人戶、無詞乞且一切仍舊、若上戶添差人數、即恐行法之初、人心不安、又緣保甲法雖上戶亦止一丁、所以今來不敢增損、

每社置長、社副、社錄事各一名、爲頭目、並選有物力或人材事藝衆所推服者、方得差補、農事餘暇、委頭目常切提舉閱習武藝、務令精熟齊整、如無盜賊、并時不得勾習。

如此方不擾民

每社及百人以上、選少壯者三人、不滿百

人者選二人、不滿五十人者選一人、充急脚子。並輪番一月一替、專令探報盜賊、如探報不實及稽留後時、有誤捕捉者、並申官乞行嚴斷、

逐社各置鼓一面、如有事故、及盜賊、並須聲鼓勾集、若尋常社內聲鼓不到者、每次罰錢一百、如社內一兩村共為一火、地里稍遠、不聞聲去處、即火急差急脚子呼喚、若強盜入村、鼓聲勾喚及到而不入賊者、

並罰錢三貫如三經罰錢一百、一經罰錢三貫而各再犯者並送所屬嚴斷、如能捉獲強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乞支錢二十貫如兩次捉獲依條支賞外仍與免戶下一年差徭、如三次以上更免二年無差徭可免者各更支錢十貫折充如獲竊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支錢五貫以上錢用社內罰錢充、如不足並社衆均備、

逐社各人置弓一張箭三十隻、刀一口、內

单丁及貧不及辦者、許置鎗及捍棒一條、內一件不足者、罰錢五百、弓箭不堪弛放、器械雖有而不精、並罰錢二百、若全然不置、即申送所屬乞行勘斷、

逐社每夜輪差一十人、於地分內往來巡覷、仍本縣每季給曆一道、委本社頭目抄上當巡人姓名、有不到者罰錢二百、如本地分失賊、其當巡人、委本社監勒依條限捕捉、限滿不獲、送官量事行遣、其所給曆、

除每季納換及知佐下鄉因便點檢外不
得非時取索
弓箭社人戶遇出入經宿以上須告報本
社頭目及鄰近同保之人違者罰錢三百
文
社內遇捉殺賊盜因鬪致死除依條官給
絹外更給錢一十貫付其家被傷重者減
半並以係省錢充社內所納罰錢令社長
等同共封記主管須遇社會合行酬賞者

方得對衆支給破使即不得乘私別作支
用
社內遇豐熟年只得春秋二社聚會因便
點集盜賊非時不得亂有斜集擾擾
已上並是罷藉起請已獲朝旨事件自熙
寧六年聖旨廢罷後來民間依舊衆私施
行今參詳增補修定
一弓箭社人戶爲與彊虜爲隣各自守護骨
肉墓坟曉夜不住巡邏探覘以此巡檢縣

尉全藉此人爲耳目肘臂之用每遇冬教內有本社弓箭人戶見係保甲人數者即須勾上一月教閱其稱捕盜官司不敢放心以至化外盜賊既知逐杜人戶勾上村堡空虛即皆生心窺覦公私憂恐又人戶勾集彌月諸般費用不少深爲患苦臣切謂保甲人戶每年冬教本寨與人氣俗相似以戰鬬爲主寢食起居不釋弓馬出入守望常帶器械其勢無由生疎欲乞應弓

箭人戶、令後更不充保甲、仍免冬教、貼黃保甲法、須是主戶兩丁以上方始差充其弓箭社一丁以上並差、即無已充保甲、而不充弓箭社人戶者、今來所乞本社內人戶更不充保甲、只是減罷重疊虛名、即非幸免顯無妨礙、而使人戶稍免無益之費、専心守禦、又免教習之月、村堡空虛、以生戎心、公私安枕、為利不淺、其減罷保正長並都

令充本社守闕頭目、

弓箭社人戶、既任透漏失賊之責、動輙罰錢科罪、及均出賞錢、顯見與其餘人戶苦

樂不同理合稍加優異欲乞應弓箭社人戶並免兩稅折變科配令已取會到本路州軍所免折科錢物數目比之和買價例每歲剩費錢七千九百九十八貫五十六文所獲精銳可用民兵三萬餘人費小利大可行無疑

一弓箭社頭目並是鄉村有物力心膽之人責以齊衆保境亦須別加旌勸欲乞立定年限每勾當及三年如無透漏及私罪情

重者、委本縣令佐及捕盜官保明申安撫司、給與公據、公罪杖以下聽贖、又及三年、無上件過犯、仍與保明、給公據、與免本戶差徭、內別有功勞者、委自安撫司相度、如委是卓然顯效、雖未及上件年限、亦與比類施行、若更有大段勞績、難以常格論賞者、即委自本司奏乞録用、

一弓箭社地分、本係人戶私下情愿、自相團結、皆是緣邊之人、衆共相約、要害防托之、

處行之已久、非虜不疑所以罷藉奏請、並是因舊畧加約束、今來不可更有移易地分、及增添圍結去處、永遠只以今來所管五百八十一村爲定、所貴事事循舊、不至張皇事、如本地分內人戶、分煙析生、即各據戶眼定差、或外來人戶、典買到本社田地、亦許收入差充弓箭社戶、若兩處有田產者、不得緣此帶免別處折變委所屬官司常切覺察、內有八十九村係兩地供輸貼黃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

人戶斷合上件人戶、元是有些小虛名稅賦、自來北界差人過來計會、本縣收衆戶抱脚供輸、其人戶並是一心捍邊可信之人、切慮朝廷欲知其實、

一來法整齊弓箭社人戶、及免冬教、即須委自安撫司、逐時差官按視、内有武藝膽力出衆之人、即須與例物激賞、不惟使人戶競勸、亦所以致朝廷、及將帥恩義、緩急易爲驅使、今取會到轄下兩州三軍弓箭社人戶、兼充保甲者、每年冬教按賞合用錢一千五百八十二貫七百八十八文、今來

既免冬教、即保甲司抑、合出備上件錢數、與安撫司爲上件激賞之用、但人數既多、上件錢數微少、支用不足、欲乞每年賜五千貫、除上件錢數外、其餘並以本路回易庫見在錢貼支、

右謹件如前、臣切見西山之下、定保之間、山開川平、無坡塘之險、澶淵之役、虜自是入寇、見今本路只有戰兵二萬五千九百餘人、分屯八州軍、若有警急、尚不足於守、而況戰乎、論者或以

保甲之衆緩急可恃臣切謂保甲皆齊民也集教止是一月武藝無緣精熟又平時無絲毫之利有得於官每歲所獲按賞例物不償集教一月之費一旦驅之於戰守處地恐未可保惟弓箭社人户所患皆必爭之地世世相傳結髮於虜戰若朝廷許依臣所乞少有以優異其人既免折科間復贖罪免役歲以五千緡賞其尤異者深致朝廷將帥恩意則此三萬餘人眞必遠可恃者也今錄自到嘉祐四年龐籍奏獲聖旨

事件、帳取會到本路兩州三軍弓箭社及人數、及免折科每年加費用錢數、年免冬教所省捘賞例物數目、繳連在前、仍畫到地圖一面、貼出接連邊面及逐社住坐去處、隨狀進呈、伏望聖慈詳酌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蘇文忠公此疏在元祐間、去元昊叛命時已易兩朝、而麗籍弓箭社之能猶足爲地方一大保障、修舉邊事豈在議出於巳乃爲得錢、此社法至今當行、特錄於此、